

有没有女主先动心，男主一开始对女主冷淡，后来追妻火葬场的文？

我和我妈的青梅竹马在一起了，他大我 15 岁，算是妥妥的大叔。

和大叔谈恋爱，总体来讲.....体验并不算太好。

因为.....大叔不爱我啊。

我妈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女人，22 岁那年她偷尝禁果生下我，而傅均泽比我妈小七岁。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缺乏父爱的缘故，我暗恋这个年长我 15 岁的男人，已经很久了。

1

傅均泽今年 35 岁，苦追我妈多年未果，至今单身。

今天，在家里人的逼迫下，他去相了亲。

听他说，女方很好，模样清秀，谈吐得体，家世学历都不错，可他就是不来电。

于是，相亲结束他就和女方明确说了他们不太合适，就因为这个，家里人和他大吵一架，甚至他爸扬言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于是，下午时分，心情烦闷的他来我家找我妈喝酒，结果我妈刚巧临时去加夜班了，只有我自己在家。

傅均泽叮嘱我自己在家注意安全，便准备离开，却被我叫住了。

我咬咬唇，壮着胆子问他，「傅均泽，我陪你喝呗。」

从小到大，我一直没礼貌地直呼他名字，一开始被我妈骂过几次，后来叫的多了，他们便也都习惯了。

傅均泽站在窗边看我，衬衣纽扣系到第三颗，微微露出几分锁骨，夕阳余晖淡淡落下，为他眉梢眼角镀了一层浅金色的光。

都说岁月不饶人，可它似乎格外善待傅均泽。

他今年 35 岁了，可是，穿着白衬衣的他，和那些二十来岁的少年看起来竟没有什么差别。

他笑了笑，「你会喝酒？」

我下巴一扬，「当然了！我可是我们厂的酒神！」

二十岁的我讨厌念书，高中毕业便辍学进了厂。

傅均泽被我逗笑，他勾勾手，「走吧，傅叔叔请你吃晚饭。」

傅均泽本想带我去西餐厅，却被我拒绝了。

我知道他有钱，可我还是不想花他的钱，而且，我不喜欢那种环境。

总让我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

于是，我拽着傅均泽去了临街的大排档，夏末秋初的傍晚，当然还是应该去撸串喝酒了。

我和傅均泽一向是聊得来的，他见多识广，无论我摆弄仅会的一点文学知识还是谈论当下最火的奶油小生，他都能插上话，陪我一谈高下。

说实话，这样的傅均泽，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一直不喜欢。

我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过我妈，我说傅均泽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一直不同意？

我妈只是淡淡笑了笑，她的解释只有六个字——

不合适，不喜欢。

这的确很符合我妈的性格，她是我见过最洒脱的女人。

二十来岁，她遇见爱的人，于是奋不顾身。

可是她选错了，遇见了渣男，得知她怀孕我爹就跑了，至此杳无音信，我妈就特洒脱地决定自己生下我。

而且，至今没有再找另一半。

在她身上，总有一种特别飒的感觉，爱就爱了，错就错了，错了她认，也敢承担。

也正因如此，我们都明白，她是真的不爱傅均泽。

因为不爱，所以她宁愿单身了二十年，也不愿将就。

我和傅均泽聊了很多，除了我喜欢他这件事。

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傅均泽也比平日里放得开了些，不再是那副温文尔雅的模样，他微微扯开领口，和我谈着最近公司遇见的趣事。

说到好笑的事时，他也会开怀大笑。

这样的他，比平日里看起来更加真实。

我们聊了很多，也喝了很多。

喝到后来，我们都醉了，傅均泽去结了账，然后说要送我回家。

我却耍赖挽住了他手臂，「不要.....被我妈发现我喝酒的话，肯定要骂我了！」

于是，在我的撒泼耍混下，傅均泽把我带回了家。

我则给我妈发了微信，说我今晚回厂子宿舍里睡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傅均泽家，我轻车熟路地换了拖鞋，然后去傅均泽卧室衣柜里翻了一件他的衣服，拿着去了浴室。

洗澡后，我换上了傅均泽的衣服。

他的衣服很大，长度刚好过腿根，于是，我穿着这身一出去，坐在沙发上醒酒的傅均泽便愣住了。

怔了两秒，他脸一红，连忙转过头，蹙眉道，「穿你自己的衣服！」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撒娇道，「我的衣服洗澡都淋湿了。」

客厅灯光昏暗。

我靠在傅均泽身边，明显看见他喉结悄然滚动了一番。

他抿抿唇，陡然起身，「我出去给你买一套。」

「不要！」

我娇嗔一声，忽然伸手拽住他手腕，紧跟着也站了起来。

「傅均泽。」

酒精的加持下，我胆子也大了许多，我拽着他手腕，往他身上凑了凑，「我美吗？」

傅均泽愣了一下，然后，目光落在我脸上仔细打量了一番，最后老实地开口，「美。」

我知道自己生的美，我继承了我妈的美貌，和她眉眼间有着几分相似。

从小到大，见过我的人，都会夸一声好看。

我又凑近了些，指尖主动攀上他手臂，幽幽问道，「那.....我长得和我妈像吗？」

傅均泽瞬间愣住。

他是一个成年男人，自然明白我现在是在勾引他。

怔了几秒，他陡然推开我，皱着眉后退一步，「沈知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酒意上头，我只觉着浑身燥热无比，于是仰着头看他，「傅均泽，我喜欢你！」

他愣了很久，然后拂袖而去，「胡闹！」

话落，他转身进了房间。

我好不容易蓄起的勇气，又瞬间烟消云散。

胡闹？

怎么就胡闹了。

男未婚，女未嫁，不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吗。

我悻悻地回了傅均泽家的次卧。

隔壁房间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动静，我等啊等，也始终没等到傅均泽来找我。

我故意开着房门，没盖被子，缩成一团睡着了。

可是，再醒来时，是被傅均泽叫醒的。

睁眼，便看见他坐在床边，眉心紧蹙，「起来喝点药，你发烧了。」

我发烧了？

好像是有些难受，头晕眼花，还冷的不行。

我故意说身上没有力气，搂着傅均泽坐起身来。

乖乖地喝了退烧药。

我躺下，傅均泽替我盖好被子，又拿来体温计递给我，「量一下体温。」

我乖乖接过，却故意当着他的面将领口扯下几分，把体温计塞在了腋下。

衣领拽下的一瞬间，傅均泽呼吸明显加重了，然后，蓦地转开了头。

我的确是发烧了，38 度 6。

被我软磨硬泡地，傅均泽还是选择了留下来照顾我。

夜半时分，酒劲还未消散，正是头昏的时刻。

冷.....

发烧的缘故，尽管盖着被，我却还是冷的直发颤，我拽住他手臂，闭着眼嘀咕，「冷.....」

我闭着眼，双手胡乱抓了一下，刚巧抓到他衣领，用力一拽

——

傅均泽毫无防备，直接俯身被我拽到了面前。

我睁开眼，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咫尺。

我甚至能够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

他在紧张。

我能够感受到他瞬间加重的呼吸，心跳错了一拍，借着酒劲，我心一横，仰头吻了上去.....

深更夜半，孤男寡女。

体内的酒精在这一刻彻底升腾，压抑的情感倏然爆发。

干柴遇烈火。

酒意上头，一切都顺其自然地发生了。

然后，我们真的睡了。

第二天醒来时，我不着寸缕地躺在他怀里，傅均泽正熟睡着。

我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他的侧脸，生怕将他吵醒。

其实更多的，是害怕吧。

害怕面对，我甚至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这个男人。

他醒来会如何呢.....

会震惊？会暴怒？会懊悔？

我暗暗地想着，忽然，傅均泽睫毛忽然颤了颤，然后，睁开了眼——

我忽然紧张了起来，下意识地想要装睡，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傅均泽睁开眼，对上了我的目光。

他怔了一下，然后猛地坐起身来，眼底满是震惊，一副难以接受的表情。

他的反应，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得多。

傅均泽几乎是跳下床的，然而，他可能忘记了昨晚的激情，下床后才发现，他身上可是不着寸缕。

认识他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见他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他猛地扯起一旁的衣裤，飞快地穿上，然后皱着眉，低头看我。

「知沐，昨天晚上……」

他艰难开口，一副做错事的模样。

我打断他的话，仰着脸看他，「傅均泽，你会对我负责吗？」

他身子微微僵了一下，双唇轻轻颤着，却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

我知道，他不会的。

我不怀疑傅均泽的为人，如果换作另一个女人，他最后大抵都会选择负责了。

但我不同。

我是我妈妈的女儿，是他喜欢了大半辈子的女人的亲生女儿，所以他难以面对。

可我是真的喜欢他，所以，哪怕看见他为难，我都会心有不

舍。

于是我笑了笑，故作洒脱地摆摆手，「算了，我逗你玩呢，不用你负责。」

可傅均泽仍旧是那副神色，心疼又自责地看着我。

我以想要休息为由，软磨硬泡地将他赶出了房间。

我以为，我会和我妈年轻时一样洒脱，可是，终究还是比不上。

门一关，眼泪就落了下来。

害，我还以为，两个人只要在一起耳鬓厮磨了，就一定能够在一起呢。

不过，昨晚的事，我并不后悔，起码现在来讲不后悔。

我知道为爱冲动的代价——我妈这些年来独自带我的艰辛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可能多多少少继承了我妈的性子。

爱就爱了，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

可是，我妈这人比我轴的多，对于不爱的人，就算你把心掏出来放她面前，她也只会皱着眉说声谢谢。

傅均泽就是如此。

我知道，他永远都不可能站在我妈身边，既然如此，男未婚，女未嫁，我不信我一直追不上他。

想通了，心情便也放松了下来。

看了眼时间，我起床去洗了个澡，然后换上衣服，下楼买了早饭。

自始至终，傅均泽都在他的卧室里没有出来。

我趴在门口看了看，卧室里似乎没有开灯，静悄悄地。

将早饭放在餐桌上，我留了张便利贴便离开了。

打工人，无论发生了什么，一大早就得要赶回去工作。

不过，一整天下来，我都神思恍惚，脑海中总是会零星地闪过一些昨晚的画面。

醉酒的缘故，很多细节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想起一些脸红心跳的画面。

我总有一种预感，我和傅均泽还没彻底结束。

果然。

没过几天，我妈忽然宣告了一个消息——

她，谈恋爱了。

说那个叔叔要请我和傅均泽吃饭，我欣然应允。

为了我，我妈单身了那么多年，终于觅得良人，我当然应该支持。

只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傅均泽的。

当晚。

某家尚算著名的私房菜馆，包间内。

我下班后换了身衣服，欣然赴约，然后，一推开包房门，我便愣住了。

老妈的新男朋友很热情，走过来和我握手，一副热情又小心翼翼的模样，但是，他的样子和我想象中实在有些出入——

我以为，我妈会找一个事业有成，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男人。

然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五大三粗，胳膊上纹满文身的社会大哥。

不过，大哥一脸讨好地笑着看我，这反差萌倒是让人觉着莫名可爱。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疑惑，我妈走上来挽住那个大哥的手臂，笑着看我，「这是你陈叔叔，他人很好的，也很可爱。」

我点点头，乖乖地叫了一声陈叔叔。

忽然被我妈夸奖，这位外形看起来社会大哥一样的人物，竟瞬间红了脸，然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这时，包房门忽然推开——

我连忙回头看去，是傅均泽进来了。

气氛瞬间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看见我妈挽着的这位「社会大哥」，傅均泽明显也愣了一下。

不过他很快恢复如常，缓步走了过来，然后若无其事地和陈叔叔握了手。

「你好，傅均泽。」

陈叔叔仍旧是那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和傅均泽友好地握了手，并且寒暄了几句，「我听沈露提过你，说你平日里很是照顾她们娘俩，多谢了。」

傅均泽神色淡淡，看不出什么表情，「这么多年朋友了，应该的。」

随后，几人落座。

我妈自然是和陈叔叔坐在一起，我则故意坐在了傅均泽身边。

傅均泽愣了一下，却也并没有说什么。

我妈对此倒是习以为常，我从小就喜欢黏着傅均泽，每次吃饭都要凑到他旁边。

一顿饭下来，能感觉得出，我妈说的没错。

这个陈叔叔虽然看起来外形有些唬人，可是实际上，他的确是个很好的人。

心思细腻，对我妈格外地体贴；爽朗健谈，无论我妈说什么，他都能立马接上梗；而且一些下意识的举动都能看出，他很尊重人，包括对餐厅的服务员。

也能看得出，他很爱我妈妈。

一顿饭下来，我对他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

不过，我身边的傅均泽倒是颇为沉默，只要不cue到他，他几乎都没怎么说话。

看着对面甜甜蜜蜜的两个人，我身边的傅均泽就更显得落寞了，我抿抿唇，忽然生了点坏心思。

桌下，我用脚尖轻轻蹭了蹭他脚背。

傅均泽的身子瞬间僵硬了几分。

我只觉着好笑，便微微侧过身，装作看向傅均泽身后窗外的样子，然后用脚尖一路顺着他脚踝向上蹭去。

傅均泽双腿绷紧，身子僵的厉害，然后手忽然探入桌下，在我腿上拍了一下。

同时，这人皱着眉看了我一眼，眼底的警告意味不要太浓。

我笑了笑，却一把握住了傅均泽的手，硬握着他的手与他十指紧扣。

傅均泽原本淡然的脸色，瞬间变的不淡定了起来。

这顿饭，前半程还算平静，我妈和陈叔叔偶尔撒糖，傅均泽保持沉默，我则乐得当个磕糖机器。

而后半段，在我妈和陈叔叔看不见的桌下，我和傅均泽手牵着手。

傅均泽后来，索性也默认了我的行为。

至于为啥我俩一直在桌下牵着手都没被对面的两个人发现异常，因为——

我是个左撇子，又刚好坐在了傅均泽左手边，我的右手牵着他的左手，我们时不时地各自夹一口菜，倒是没被发现什么不妥。

最重要的是，对面两人正是热恋，正浓情蜜意地，哪有心思注意我们呢。

不过.....

我静静地看着桌下我和傅均泽握在一起的手，忽然有着一瞬间的错愕。

你说，他会不会只是在报复呢？

面对着我妈忽然找的男朋友，他震惊，难过，又落寞，所以才报复性地默许了我的行为吗？

这么想的话，我还觉着有点心酸，却也不想计较太多。

我喜欢他太久太久了，只要能和他在一起，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我都可以不在意。

一顿饭，对面两人浓情蜜意，我和傅均泽却各怀心思。

中途，傅均泽起身要去厕所，我也站了起来，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当众喊道，「我也去！」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跟在傅均泽身后出了包间门。

傅均泽走得很快，我跟在他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一路走到了厕所门口。

傅均泽正准备进男厕，却忽然被我拽住。

我心一横，硬着头皮凑过去，在他耳边轻声问道——

「傅均泽，晚上我去你那里，好不好？」

3

傅均泽这人不抗逗，我向来是清楚的。

就这么一句话，空荡荡的厕所外，傅均泽便红了耳根。

他深吸一口气，转过头来看我，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沐沐，我们到此为止吧，那天我喝醉了……」

他话才说了一半，我便忽然打断，「傅均泽，我妈都找到男朋友了，你还在等什么？」

他愣住。

我主动走上去，握住他的手，「傅均泽，从小到大，别人都说我和我妈长得很像的。」

「你看。」我抓着他的手放在了我脸上，语气刻意放轻了许多：

「我和她像不像？」

傅均泽拗不过我，低头看了我两眼，随后又移开了目光。

「像不像？」

他紧抿着唇，半晌才出声，「像。」

我趁热打铁，「那我晚上去陪你，好不好？」

作为一个成年人，傅均泽当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终究还是松了口。

他看着我的眼睛，眉心却紧蹙着，「好。」

得到肯定回应，我笑了笑，松开了他的手，「去厕所吧，我在这等你。」

傅均泽似乎还想说什么，双唇张了张，终究没有开口，转身进了男厕。

然而，他一转身，我便再也笑不出来了。

其实我自己再清楚不过，我和傅均泽已经走上了歧路，回不了头了。

我是在拿我这一辈子做赌注。

可是，似乎从他答应今晚我回家陪他上床的这一刻起，我就注定了要输得一塌糊涂。

想的心烦，我便站在厕所门口的走廊里点了一根烟。

有时候想想，我这一生恐怕真的是没什么盼头了。

没学历，20 岁的年纪进厂打工，付出了身体，结果我爱的人还是不爱我。

一根烟刚燃了三分之一，傅均泽忽然出来了。

余光里，他先是一怔，随后快步走上前来，一把抢过了我手里的烟，语气严厉的倒真有点像是长辈。

「不许抽烟！」

我仰着脸看他，悄悄眨了眨眼，「我妈也抽烟。」

傅均泽怔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随后，他动作自然地夹着我刚刚抽了一半的烟吸了两口，然后摁灭在一旁的垃圾桶内。

扔掉烟头，傅均泽垂眸看我，「回去吧，等的久了她们该着急了。」

我点点头，乖乖地跟在傅均泽身后。

一路上，我一直看着他的背影出神。

有时候实在是很难理解我妈的审美，傅均泽这么好的男人她不喜欢，最后偏偏看上了一个「社会大哥」。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许就是这么奇妙吧。

接下来的饭席很简单，我妈和陈叔叔仍旧在那撒狗粮，傅均泽始终是那副安静的模样，而我则默默地低头扒饭。

气氛静谧而又带着几分极细微的尴尬。

忽然——

我面前的碗里多了一只剥好的虾。

我愣了一下，错愕抬头，却见傅均泽手上正在剥第二只。

几乎是下意识地，我抬头看向对面坐着的我妈和陈叔叔，两人神色却并没有什么异样，我妈反倒打趣，「傅均泽，她还没谈过恋爱呢，你把她惯坏了，以后按着你的标准来找指不定这丫头要打光棍了。」

我连忙接话，笑嘻嘻地挽住了傅均泽手臂，打趣道，「那我以后要是找不到男朋友，就赖着他了！」

我妈瞪我一眼，笑骂了一句「没大没小」。

对面两人都只觉着是我的一句玩笑，并没有往心里去，可是，只有我知道，傅均泽剥虾的指尖分明就僵硬了半晌。

饭毕，陈叔叔出去结账，却发现傅均泽已经结过了。

看着一脸错愕的陈叔叔，傅均泽露出了今天晚上第一个微笑，「一顿饭而已，谁结都一样。以后，沈露就麻烦你照顾了。」

其实傅均泽这句类似托付的话实在有些不妥，不过还好，陈叔叔可能是天然萌，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只是一边嘟囔着不该让傅均泽掏钱，一边点着头说一定会照顾好我妈。

看着两人腻歪的模样，我当然选择不做一个电灯泡。

我摆摆手，和我妈说道，「你们走吧，我今晚回宿舍。」

说着，我故作淡定地拍了拍傅均泽手臂，「让傅均泽当司机送我回去就行了。」

我妈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陈叔叔并没有开车，至于有没有车，我也不知道，我了解我妈，她才不会在意这些。

如果她认定了这个人，陈叔叔就算是去要饭，她都会跟在后边端碗。

他和我妈像极了两个情窦初开的小孩子，手牵着手走进了一旁的地铁站。

一直到两人的身影消失不见，我才转过头去挽住了傅均泽的手臂。

「别看了，傅均泽，回家了！」

「嗯」

他应了一声，缓缓收回了目光，任由我挽着他手臂，转而去了一旁的停车场。

开车回家。

路上，坐在副驾驶，我忽然有种错觉——

似乎，我现在真的是傅均泽的女朋友一般，坐在他的副驾驶上，在这傍晚时分，和他一起回家。

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停车，下车，回家。

关上房门，我们谁都没有先进去，也没有开灯。

身后房门重重关上，傅均泽便站在我面前，一言不发。

他似乎.....是在犹豫。

我知道母亲找了男友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也知道，他自己也没能跨过我们俩那晚在一起了这道坎。

可我不想给自己犹豫的时间，我怕自己一犹豫，就真的彻底失去陪着他的机会了。

于是，一片昏暗中，我主动上前一步，轻轻环住了他的腰。

头顶，傅均泽的呼吸声加重了几分。

「傅均泽。」夜色中，我低声叫他，「抱我。」

这些年里，我从来都是对他直呼其名。

傅均泽沉默了几秒，然后，还是听话地抱住了我。

他掌心落在我腰间，灼热又滚烫。

我仰起头来看他，然后，踮起脚尖，凑上去吻住了他的唇。

傅均泽的唇超级柔软，温温的，软软的。

我试探着伸出舌尖，在他唇瓣上轻轻打转，傅均泽沉默了一下，落在我腰上的手忽然加重，将我箍进怀里，然后，直接将我打横抱起，向卧室走去。

我紧紧搂着他脖颈，我知道，他动情了。

其实心里也不免感慨，原来，成年人的世界里，第一步真的很重要，有些时候，如果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真的是自然而然了。

傅均泽抱着我进了卧室，走到床边，将我轻轻放下。

他松了松领口，借着窗外月光看我，声音很低，带着不太明显的低喘。

「沐沐，你考虑好了吗？」

我没应声，却拽着他的手，在他俯身的那一刻亲了他。

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回答。

女生情窦初开时，一般都会陆陆续续对几个男生产生过好感，可我没有。

从情窦初开到现在，我只喜欢过一个人。

他现在正在昏暗房间内搂着我的腰，将我紧紧箍在怀里。

我辍学工作两年多了，厂里追我的男生很多，可我从来没有松口过。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等一个人接纳我。

这一晚，我们格外地放纵。

傅均泽紧紧将我箍在怀里，我也热切地回应着他。

一夜纵情。

我知道，我们再回不了头了，可是，我唯独不敢肯定的是.....傅均泽他，究竟会不会给我一个未来。

犹记夜深时，他撑在我头顶，与我耳鬓厮磨，他低语道，「沐沐，你真美。」

你真美，而不是我爱你。

那一刻，借着房间内微弱的月光，我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我勉强忍住了开口的冲动。

其实，那一刻我想问他，我像她吗？

我一定是疯了，才会在这种时候拿自己和我妈妈去做比较。

可是，不管那个人是谁，一想到他也许在这一刻心里还想着另一个人，我便觉着心里百转千回，不是滋味。

清晨时分，我手机忽然响了。

我睁开眼，从傅均泽怀里爬起身来，从枕下掏出了手机。

屏幕上赫然写着两个字：妈妈。

一旁，瞥了一眼手机的傅均泽瞬间消散了睡意，陡然坐起身来。

我稳了稳心神，接通了电话，「喂。」

电话里传来了我妈的声音，带了几分笑意，一听就是刚刚被爱情浇灌过的幸福模样：

「沐沐，我在你们厂门口呢，今早你陈叔叔熬了你最爱喝的皮蛋瘦肉粥，我还买了小笼包，你出来取一下吧。」

4

房间内寂静无比，尽管我没开免提，我妈的声音还是悠悠地飘了出来。

明显地，傅均泽身子一僵。

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傅均泽那副样子，我就想逗逗他。

我握紧了手机，扬声道，「我没在工厂，在傅均泽这里。」

一旁，傅均泽反应特别大，猛地站了起来，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瞧瞧，向来淡然的傅均泽，居然也有这么紧张的一天。

他那副样子，活像是被人捉奸在床的野男人。

我妈也愣了，「你怎么在他那？」

我笑眯眯地看了傅均泽一眼，在对上他满含警告的目光后，我扬唇笑了笑，声音自然地道，「听说傅均泽楼下开了家小笼包特好吃，我让他给我买了送去他又不肯，我就只能自己来买了。」

我说的自然，我妈也没怀疑，因为这的确是我一贯的行事作风。

我曾经为了吃一口厚切炒酸奶，坐了一小时的车从城东跑到了城西，对此我妈早就习以为常。

把陈叔叔地爱心早餐放在了厂门口的收发室，她便挂了电话。

我收起手机，转身去看傅均泽。

然而，他的脸色并不好看。

这人难得地阴了脸，身子绷得笔直，垂着眸看我。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被他看得有些心慌。

「傅均泽.....」

我拽着他手腕，轻轻晃了晃，软着嗓子撒娇。

其实我是有些心不在焉地，昨晚太过激情，后来简单洗洗便睡了，傅均泽只穿了件四角短裤，露着的上半身肌肉紧实，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然而.....

我攀上他手臂的指尖很快被甩开。

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傅均泽生气，他冷冷瞥我一眼，捡起地上散落着的衣服，转身出了房间。

「砰！」

房门重重关上，我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倏然回神。

傅均泽.....是真的生气了。

就因为刚刚我逗了他一下？

想不通，猜不透，我捡起床角扔着的衣服穿上，然后走去傅均泽卧室门口敲了敲门。

「笃笃——」

房间里静悄悄地，没人应声。

我抿抿唇，开口喊他，「傅均泽！」

他依旧不肯应声。

我也莫名地来了脾气，拿起手机转身离开，出门时，还故意将房门重重关上！

身后一声巨响，我的心却也瞬间跌至了谷底。

人，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

明明在和傅均泽睡觉之前，我就在心里告诉过自己，我可以什么都不求，只要能陪在他身边就足够了。

可是.....

真的拥有过后，心态好像不自觉地就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走到电梯口，我还回头看了一眼，可身后静悄悄地，傅均泽甚至都没有开门看上一眼。

电梯门开，我叹了一口气，进了电梯。

走到傅均泽家楼下时，我忽然停下身，抬头看了一眼他家的窗户。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窗前似乎有人影一闪而过，我眨了眨眼，再去看时，窗畔已空。

今天一整天，上班时我都提不起精神来，满脑子都是傅均泽最后瞥我一眼的模样。

他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我有点后悔，又暗骂自己没出息。

可偏偏，越是心烦便越有人往上凑——

那个不长眼的人，名叫沈涛，是我们一条生产线上的同事，追了我近半年，为人尚算可以，就是嘴碎了点。

偏巧，他今天请假没来，我快走到厂门口时却遇见了他，摇摇晃晃，一身酒气。

沈涛凑过来和我打招呼，我勉强点头应了一下，也没有心思和他多耽搁，径直向厂外走去。

我还是忍不住，想去傅均泽家里看看。

然而，刚走了两步，便被沈涛一把拽住了手腕。

他贴近了些，呼吸时满是浓郁的酒气，令人作呕：「沐沐，我.....囁.....当了那么久的舔狗，你今天.....怎么也得给我点补偿吧？」

我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连忙甩开他的手，后退两步，「你想要什么补偿？」

这个沈涛，仗着自己和厂长是亲戚，平日里也没少为非作歹，不过，听说厂长好像是他亲姑父，线上领导便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刻，门口人流不息，见到沈涛缠着我却都默契地选择了视而不见。

沈涛应该是真的喝醉了，也顾不得周围人来人往投来的目光，他淫笑一声，快步走过来，手一抬，竟是直接要搂我的腰.....

我闪身躲过，想都没想，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一声脆响。

沈涛脸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愣在了原地。

我也怔住了。

今天本就心情烦闷，再被他这么一调戏，我自己都还没反应过来，手便挥出去了。

「**！」

当众被扇了一耳光，沈涛脸色瞬间涨红了，唾骂一声，他一把拽住我手腕，另一只手毫不犹豫地冲我挥了过来！

然后，偶像剧里的情节就发生了。

沈涛的手被人拽住，随即，他整个人被狠狠甩了出去。

我错愕回身，刚巧对上了傅均泽的眼。

略微狭长的眸，弧度温润，看向沈涛时，眼底却泛了几分寒。

我怔怔地看着他，下意识地抬起手，想要去挽他手臂，却见他走上前去，一把拽住了沈涛的衣领。

目光将他上下打量一番，傅均泽低笑道，「一个醉鬼，也想打女人？」

接连被打，沈涛顿感难堪，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打人，却被傅均泽死死按住。

傅均泽常年都有健身的习惯，缠绵时，那八块腹肌我都一一摸过，每一块都是货真价实。

厂门口。

在众人的围观下，傅均泽替我挡下了沈涛的那一巴掌，并且将他教训了一通。

一时间，我出尽了风头。

我向来不是喜欢引人注目的性子，可是，傅均泽出现的这一刻，我心里莫名地多了些小女生心思：

我恨不得挽着他的手，绕着整个厂子走上一圈，让所有人都看见，瞧，这是我男人，这么优秀。

幼稚，却又有点小欣喜。

一场小闹剧，最后以沈涛落荒而逃作为结束。

傅均泽收回目光，转身看我。

他微微蹙了眉，低声解释，「我只是恰巧路过。」

我笑吟吟地挽上他手臂，将早上那些不愉快都抛之脑后，
「嗯，只是恰巧在我下班时间路过我们厂门口。」

傅均泽摸了摸鼻尖，不再说话。

在一众注目下，我挽着他的手上了车，傅均泽的车就停在了厂门口，黑色的路虎车分外地显眼。

嚯，我都能想象到明天一早我要承受的流言蜚语了，我敢打赌，厂里这些人绝对会传我被包养了。

但是，管他呢。

今朝有人今朝睡，管他明天是与非。

一路上，我和傅均泽十分默契的没有开口。

在一片沉默中，我们回到了他的房子里。

门关。

傅均泽拽着我走到沙发前坐下，他微微垂着眸，双手交叉放在茶几上，指尖轻轻摩挲着。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决定。

这个发现，让我莫名地有些心慌。

果然——

沉默片刻后，傅均泽忽然抬头看我，薄唇轻启，说出了我最害怕听见的一句话：

「沐沐，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

5

心跳似乎停滞了一瞬间。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笑着看他，「为什么？」

抢在傅均泽开口之前，我先握住了他的手，掌心落在他手背上，触感一片冰冷。

「傅均泽，我可不觉着你是那种提上裤子就不认的渣男。」

傅均泽面色凝重，似乎下定了决心一般。

他缓缓抬头，借着头顶的灯光，我看清了他的眼睛，眼底满是红血丝，看起来颇为憔悴。

我瞬间有些心疼了。

我凑近了些，凑过去靠在他肩上，不敢再抬头看他。

「傅均泽」

「别到此为止，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一句到此为止，感情就真能就此止住吗？」

他没有说话，房间内一片寂静。

我深吸一口气，挽着他手臂的指尖微微收紧了些，语气也放软了许多，

「只要你是单身，我就一直做你的情人好不好？我可以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可以瞒着我妈，我可以.....」

「沐沐。」

他忽然开口叫我，也打断了我的话。

手臂抽开，他扳正我的身子，低下头来看我，「我们已经错了，不能一错再错，我大你 15 岁，抛开那些感情不讲，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我们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不依不饶，又握住了他的手，语气却忍不住有些哽咽，「你和我妈只是朋友，我们男未婚，女未嫁，为什么不可能？」

他叹了一口气，抬手，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

「沐沐，你年纪小，可以不懂事，但我不能不懂。」

「可是我们已经睡了啊！」

我瞪大了眼看他，尽管不想用眼泪来逼迫他，可是，鼻尖酸涩的厉害，泪水还是一滴滴地滚落下来。

傅均泽向来怕我哭。

这么多年来，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一掉眼泪，他马上就回妥协。

为此，我妈还曾取笑他，说他以后一定是个女儿奴。

他俯下身来替我擦眼泪，眉心紧紧蹙着，眼底满是心疼与懊悔，猩红的眼显得格外憔悴。

我猜，他是真的后悔了。

擦干了泪，傅均泽低叹一声，「是我对不起你。」

我摇摇头，「当初都是我自愿的。」

他却忽然蹲下身来，伸手摸了摸我的脸，语气低沉，「拿了你的第一次，又畏畏缩缩的不敢负责，沐沐，你说我怎么这么怂呢。」

我沉默了一下，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可我知道，傅均泽并不怂，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男人。

他再次叹气。

忽然，抬手扣在我脑后，手上略一用力，我被他拽入怀中。

温热的唇随之落下。

蜻蜓点水的一吻过后，傅均泽双手轻轻捧着我的脸，「我会负责。」

我怔住，再回神，惊喜万分地看着他，「你是说.....」

他将我箍进怀里，我靠在他胸口，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明天早上，我带你去见你妈妈。」

那天晚上，我再一次留宿在了傅均泽家里。

我穿着他的睡衣，和他共宿一张床，然而，这次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穿衣而眠，相拥而卧。

关了灯的房间内，我侧着身子，紧紧搂着傅均泽的腰。

一切得到的太过突然，我需要一再确定，确定我是真的拥有了他。

可是.....

我似乎变的患得患失了起来。

尽管他此刻就好端端地躺在我身边，我却还是觉着心里空落落地，无处着落。

我担心他说要在一起的话只是一时冲动，我担心他明天会因为我妈妈的暴怒而临阵退缩，我担心.....

我担心的太多，可是林林总总地算起来，终究也只是在担心一件事——

担心他不要我。

深夜。

半梦半醒间，我下意识地伸手向身旁摸索了一下，却发现身旁空落落的。

我瞬间惊醒。

坐起身来看了一圈，在看见窗前站着的那道人影时，心才悠悠放下。

听见动静，傅均泽回身看我，「怎么醒了？」

他语气是一贯的温和，可是，我惊讶地发现，他指尖还夹了一根燃了一半的烟。

在我印象中，他显少抽烟。

除了上次在厕所门口他抢走的半根烟外，我似乎已经有一两年没有见他抽过烟了。

傅均泽将烟摀灭，走到床边来，掀起一旁椅背上的外套披在我肩头，动作十分自然。

我忽然拽住他的手——

「傅均泽，我做噩梦了。」

傅均泽似乎笑了笑，他拍了拍我肩头，轻声安慰，「没事，梦都是相反的。」

我抬头看他，他逆光站着，昏暗中，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傅均泽，我梦见你不要我了。」

傅均泽怔了一下，然后再度拍了拍我后背，声音很轻，「也是相反的，那可能是你不要我了。」

单纯听着这些对话，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以为我们真的是一对情侣。

一对，普通而又相爱的，平凡的情侣。

可是，闻着他衣衫上的烟草味，我的话还是没能忍住，脱口而出：

「傅均泽，如果我不是她的女儿，你会不会爱上我？」

傅均泽的指尖有着片刻的僵硬。

夜色里，他似乎抿了抿唇。

沉默了半晌，傅均泽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声音很轻，「会吧。」

会字后面，还接另一个「吧」，我曾看过的一本心理学的书籍上说过，通常情况下，一句话后面如果加了一个语气词「吧」，那多半就是违心的。

「吃了午饭再走吧」，就是不想留你吃饭。

「那我来结账吧」，就是不想结账。

「会吧」，可能就是不会，或者，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假如背后的答案。

「傅均泽.....」

我软着嗓子唤他，指尖微抬，勾住了他睡衣的领口。

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并且还是一个老男人，傅均泽当然瞬间领会了我这句呼唤的意思。

月色下，他绷紧了下颌，又一次探手想要揉我头顶的发，却被我偏头躲开。

我蹙眉，显少在他面前表露我的不满，「傅均泽，你这个动作像极了长辈对晚辈的宠溺。」

傅均泽怔了一下，似乎想说话，却被我抢先一步。

我握住他的手，将其拽到了我腰间。

他原本泛着凉的手，落在我腰侧的那一瞬间，无端地燃起几分燥热。

我凑上前去，在他耳边吹了一下热气，「这个动作，才应该是一个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

傅均泽的呼吸声明显加重了几分，沉吟半晌，他才终于将我箍在怀里。

黑暗中，轻叹声响起在头顶，「沈知沐，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他低低叹着，言语里满是无可奈何。

我揽着他脖颈倒在床上，在他覆身过来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没办法抽身了。

我不好，爱上了母亲的朋友，爱上了一个大我 15 岁的男人无法自拔，且放纵自己去陪他。

可傅均泽也没好到哪里去，明知道不可以，他终究还是每次都破了防。

我知道，傅均泽是迷恋我的身体的，可是，他不爱我。

没关系，我愿意等到他爱我的那一天，人生路漫，我不信，他的心就真能坚如磐石，永远不动摇。

傅均泽，来日方长，我们慢慢来。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时，身侧已空。

我平静地起床，洗漱，穿衣。

因为我知道，傅均泽这人向来言而有信，既然答应了要对我负责，他就一定不会丢下我不管。

起码，在去见我妈之前不会。

果然，一出卧室，我便看见了餐桌前的人。

傅均泽今天穿了一件简约的白T恤，逆光站着，听见声响，他转身看了过来，手里还拿着锅铲。

「你醒了？来吃饭吧。」

他温声说着，又替我倒了一杯热牛奶。

我没应声，走上前去环住了他的腰，头贴在他背脊上，忽然有种莫名地心安。

「傅均泽，你想好了吗？」

一夜过去，他心情似乎好了许多，一边替我做三明治，一边温声问道，「想好什么？」

我搂着他腰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些，「一会.....陪我去见我妈。」

他的动作停顿了两秒，随后又恢复如常。

「嗯」，应了一声，他将做好的三明治递给我，「放心，我答应了会对你负责的。」

说着，傅均泽下意识地抬手想要揉揉我的头发，手抬到半空中，又想起了什么，堪堪顿住。

他轻笑，「吃吧。」

我接过三明治咬了一口，然后，便不停地心里幻想着一会的场景。

幸好，老妈身边现在有了陈叔叔，不然，我还真的有些担心她接受不了。

吃过早饭，傅均泽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角，停顿了几秒，然后拿起了放在桌面上的手机。

我忽然紧张了起来，心跳都漏了一拍。

在我的注视下，傅均泽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喂」

电话接通，傅均泽深吸一口气，淡淡开口。

「一会见一面吧，我和你，还有沐沐。」

电话另一端，我妈似乎很痛快的应下了，只说了两句话，傅均泽便挂了电话。

「走吧」

他出神了片刻，然后低头看我。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一刻，忽然有些犹豫的人，反而是我。

我不怕我妈责骂，我害怕的是.....

如果傅均泽此刻因为责任而不得不和我在一起，那日后，他后悔了怎么办？

日后回想起，他会不会怪我怨我？

我犹豫的片刻里，手背忽然一暖。

是傅均泽握住了我的手。

他手掌很大，能够将我的手全部包住，「走吧，去你家。」

我错愕地点点头，跟着他起身离开。

一路上，我们依旧是沉默的，谁都没有开口。

家门口。

看着面前熟悉至极的门，我忽然有些犹豫，与傅均泽十指紧扣的手也不由得松开了几分。

其实，能够感受的出，原本还坚定的傅均泽，在到了门口的那一刻，也有着几分松动。

他的掌心沁了一层薄汗，指尖也比平日里要僵硬些。

在门口站了半晌，却谁都没有先敲门。

我犹豫了很久，甚至打了退堂鼓，我拽了拽他的手，抬头看他，正想和他说「算了」时，房门忽然打开了——

我妈站在门口，而我和傅均泽毫无防备，手牵手地出现在了她面前……

6

三个人，面面相觑。

我妈看了我们俩一眼，目光渐渐下移，落在了我和傅均泽十指紧扣的手上。

沉默。

死一般的沉默。

不知道为什么，开门前我还有些犹豫和紧张，可是到了这一刻，我反而有了种类似破罐破摔的想法。

我紧紧攥着傅均泽的手，从他掌心汲取着几分暖意。

傅均泽指尖僵硬地厉害，却也没有松开我的手。

几分钟过去。

就在我以为我妈会大发雷霆，会歇斯底里时，她忽然松开了握着门把的手，侧身让开了位置。

「进来吧。」

她用了几分钟来消化这件事，此刻，在她脸上只有平静，我甚至看不出一点多余的情绪来。

我咬咬唇，牵着傅均泽的手走了进去。

关上了房门，忽然，厨房里传来一道声音，「鱼快炖好了，沐沐她们什么时候回来？」

话音刚落，陈叔叔便从厨房里探头出来，见到我和傅均泽，他愣了一下，随后笑着准备开口，目光却忽然顿在了我们俩紧紧牵着的手上。

笑容僵住了几分。

相比较于我妈的淡然，反倒是他情绪波动的更大些，文着花臂的手颤抖着指了指我和傅均泽，陈叔叔一脸错愕，「你们.....」

话没出口，我妈便拍了拍他肩膀，「老陈，你先去做饭吧，我饿了。」

陈叔叔敛去眼底的震惊，点点头，系着围裙回了厨房，顺便关上了厨房门。

我们三个坐在沙发上，气氛有些尴尬。

最先开口的人，是我妈。

我知道她向来是个特别飒的女人，虽然她平日里总是一副淡淡笑着的样子，很多事，她都会选择一笑置之。

但我知道，她其实特别飒，不止对待感情，对待任何事都是如此。

她起身过来，坐在了我身边，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握住她手的那一刻，我才恍惚间察觉到——

原来，这个为我遮风挡雨了半辈子的女人，竟已经不再年轻了。

她静静地看着我，依旧很平静，「沐沐，你是个大人了，妈妈只问你一句话——」

「你是真的爱他吗，无论以后如何，都会和他风雨同舟，携手度过一辈子吗？」

这段话，像极了婚礼上的誓言词，我愣了两秒，然后坚定不移地点了点头。

傅均泽怎么想的我不敢确定，但是，我一定是坚定不移的那一个。

见我点头，我妈也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手背，然后站起身来。

「傅均泽，你和我进来一下。」

她垂眸，看了傅均泽一眼，语气很轻，听不出喜怒。

傅均泽起身，两人走进了一旁的房间里，房门阖上。

我心里激动又害怕。

激动的是，没想到我妈竟然这么平静，直接就应了下来。

害怕的是.....如果她说了什么，傅均泽会不会因此反悔？

我想要去趴门缝偷听，可刚刚站起身，厨房门便打开了。

陈叔叔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在了我面前，笑嘻嘻的样子看起来还有些和蔼，「吃点水果吧。」

我只能无奈坐下。

叉起一块苹果递给我，陈叔叔低声道，「其实.....你妈妈早就有所察觉。」

我愣住，错愕抬头。

「她早就说过，你一定是喜欢傅均泽的，我当初还不信，总觉得你们俩差着一辈，他大你 15 岁，怎么可能在一起呢，可你妈妈就是说，她了解你，知道你看傅均泽的眼神意味着什么。」

我彻底怔住。

既然她知道，那.....

为什么我妈从没说过，更没有严格控制我和傅均泽接触。

似乎猜到了我的疑惑，陈叔叔低声道，「她说，你和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别人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们娘俩是那种认准了一件事，就算把南墙撞穿了，撞透了，都不会死心的主。」

顿了顿，他把叉着苹果的叉子塞到了我手里。

「你妈说，她若拦着，只会让你更加铁了心地和他在一起。」

我接过苹果，却久久回不过神。

恍惚间，我想起了很多过去从来没有在意过的细节.....

比如，她经常会无意识地提醒我，我长大了，要和傅均泽保持距离；也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她当年太年轻，吃了爱情的亏，所以才将半辈子都就此葬送。

又比如，她也曾叮嘱我，以后谈恋爱，最好找一个年龄相仿的人，不必家财万贯，不必年少有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相爱。

她说——

到了妈妈这个年纪，早就不相信有情饮水饱这句话了，但是，还是希望你以后能找一个相爱的人度过一生，只有他爱你不行，你太爱他，也不行。

这些我之前不曾在意的话忽然回荡耳边，我才明白了她当初的意有所指。

在我怔神的时候，卧室门忽然打开，我妈和傅均泽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

傅均泽走在后面，目光微沉，左脸上还有着一块不太明显的红晕，似乎……是挨了巴掌。

我愣了一下，猛地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伸手想要去碰他的脸，却被傅均泽微微偏着头躲开。

他握住我的手，「没事。」

自始至终，我妈都是那副平静的神色，她看了陈叔叔一眼，淡声问道，「饭做好了吗？」

陈叔叔连忙点头，「做好了！我去盛饭。」

「不用了」

傅均泽打断了他的话，低声道，「我先带沐沐回去了。」

说着，他看了我妈一眼，牵着我的手转身离开。

我有些愣怔，却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

「傅均泽——」

身后传来了我妈的声音。

傅均泽停下身影，却并没有回头，我回头去看，这才发现，不知何时，我妈竟悄然红了眼。

她眼眶泛红，垂在身侧的手紧攥成了拳。

「你要是敢辜负我女儿，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知道的，我说到做到。」

这似乎是我出生到现在，第一次见我妈掉眼泪。

夸张吗？

一个女人，一个单身了 20 年的单亲妈妈，二十年里，在自己最亲近的女儿面前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她坚强得让我觉着，这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受伤的女人。

可是，即便她刚刚很快接受了我和傅均泽在一起的消息，也始终表现得很平静，可那通红的眼眶，还是透露了她的担心与心疼。

傅均泽没有应声，身子微微停顿了一下，点点头，然后握着我的手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傅均泽一言不发，身子绷得笔直，安静地开着车。

我坐在副驾驶，怔怔地看着他。

我如愿以偿，真的和傅均泽在一起了，可是.....

一切似乎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

起码，傅均泽似乎变得沉默了起来，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他是那种极具少年感的人，即便已经 35 岁，可他酷爱白衬衣，黑色短发长度刚及额角，很爱笑，笑起来是那种温文尔雅的感觉。

可是，这两天，他明显消沉了许多，每次看他，他都是在沉默地思考。

可他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这一夜，我和傅均泽相拥而眠。

瞧，你说奇不奇怪，真的在一起了，我们反而不来荤的了，就穿着睡衣相拥而眠。

也不算相拥，是我环着他的腰。

也许是在这段感情里太过缺乏安全感，我忽然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时一定要搂着他的腰，并且指尖揪着他衣角。

也许，是潜意识里害怕他会离开吧。

夜里，我睡不着，一抬头，刚巧看见傅均泽也睁着眼。

「傅均泽……」

我抬手戳了戳他胸口，「你爱我吗？」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微微侧身，替我盖上了被子，然后低头在我额上亲亲吻了一下：

「快睡觉吧，别胡思乱想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他语气温和，说的却是最戳人心窝子的话，会一直陪着我的，只是，并不爱我。

不过我知道，是我自己嘴欠，非要在这种感情战胜理性的深夜问这种自己都知道答案的矫情问题。

于是，我没有再追究这个回答，反而将手臂收紧了些，「好，晚安。」

「晚安。」

第二天清晨，醒来时，傅均泽已经做好了早餐。

依旧是我喜欢的口味。

这么多年，我的喜好他早已一清二楚，比如豆浆不加糖，小笼包肉馅不吃姜，就连蒸红薯都是我喜欢的黄心红薯。

一切似乎都无可挑剔，他细心并温柔地照顾着我的喜好。

吃过早饭，傅均泽开车送我去上班。

车子停在厂门口，傅均泽俯身过来替我解开安全带，我仰着脸凑过去几分，「goodbye kiss」

他停顿了两秒，然后俯身，在我侧脸轻轻吻了一下。

我有些小失落，却也没说什么，主动凑过去在他唇上偷亲了一下，然后开门下车。

不过.....

一切如我昨天所料，我一下车，便瞬间吸引了一众目光，议论声悄然四起。

我早就做好了要承受这一切的准备，挺直腰板走了进去。

然而，我还是低估了这些人的嘴碎程度。

尽管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整天下来，我却还是没忍住，和人吵起来 3 次，其中一次险些动手。

其中最让我心烦的，还是沈涛。

原以为这家伙昨天挨打后会有所收敛，结果反倒是变本加厉，一整天下来，他都时不时地过来骚扰我。

烦不胜烦。

终于——

中午下班，沈涛在食堂里调戏我，并且咸猪手想要揩油时，我抬手甩了他两巴掌，然后在他反应过来之前，转身走了。

我直接去递了辞职信，简单收拾东西，离开了厂子。

找工作总需要时间，我抱着东西回了傅均泽家里。

这个时间段，他还在公司呢。

看着傅均泽空荡荡的家里，我忽然来了兴致，想要一点一点地布置我们未来的家。

傅均泽这人向来喜欢简约风格，家里除了必备的家具外，多余的物品一概没有，所以显得整个房子都空荡荡的，没有什么生活气息。

我掐算着时间，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些菜，准备回家亲自下厨。

然而，当我拎着一堆肉菜回家时，却在傅均泽家门口看见了一个人——

标志性的长裙加高跟鞋，烈焰红唇，身材足够好，脸倒显得差强人意了些。

这人我并不陌生，陆峤，傅均泽的绯闻女友。

之所以说是绯闻女友，因为她曾多次在各个场合追着跟在傅均泽身边，但是，傅均泽从来没有承认过她的身份。

这人我也见过几次，在傅均泽公司里见过，也在我妈她们的同学聚会上见过。

见到我，陆峤愣了一下，眼底有着一闪而过的不悦，却又很快被掩下。

我当然知道她为什么不悦，自己心爱的男人深爱了我妈那么多年，她见到我能开心就奇怪了。

不过，她掩饰的很好，眼底的不悦也是转瞬即逝，她笑了笑，看着我招招手，一副哄小女孩的语气：

「沐沐，你怎么在这里？」

我瞥她一眼，一手拎着购物袋，掏出钥匙来敲门，「我现在就住这。」

陆峤愣了一下，随后笑着道，「你妈妈最近不在家？怎么让你借宿在这……」

「不是借宿」，我打断她的话，同时开了房门，「今后我就住在这里，和傅均泽一起。」

陆峤彻底怔住，「你们……」

我看着她，接着她的话音宣示主权：「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

7

一句「男女朋友」出口后，陆峤明显愣住了。

我站在门里静静地看着她，本以为她会震惊，会伤心，可没想到……平日看起来走冷艳路线的她，私下里居然这么刁钻。

她只愣了几秒，瞬间就换了一副脸色，不屑地将我上下打量一番，「男女朋友？」

我一怔，随即皱起眉来，「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冷笑着，径直推开门走了进来，目光四处打量了下，语气嘲讽：

「你妈就是个贱胚子，想不到你比你妈还要贱！二十来岁就想着勾引自己叔叔辈的人，沈知沐啊，跟你妈相比，你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我冷笑，握紧了手里的手机，「我和傅均泽是男女朋友也好，不是也罢，和你有关系吗？倒是你——」

我将她上下打量一番，「阿姨，你都这把年纪了就别来和我抢男人了，而且，傅均泽喜欢年轻的，不好您这一口。」

说着，我扬了扬手机，上面正是我和傅均泽的微信聊天界面，刚刚陆峤说的那番话，被我原封不动地录下，发了过去。

在陆峤看清手机后，我耸耸肩，「阿姨，刚才骂爽了吗？」

陆峤脸色骤然变了。

谁不知道我妈是傅均泽的底线，刚才被她那么臭骂一通，想也知道傅均泽会是什么反应。

她面色一冷，「你个贱人！」

骂了一声，她似乎气不过，又踩着高跟鞋冲了过来，扬手就要拽我头发。

抱歉，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当初上学时没怎么认真学习，架倒是没少和人打，为此，我妈当年没少被老师叫家长。

这种别人先动手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客气，而且——

在她冲过来的那一刻，我的手机屏幕忽然亮了，我飞快地瞥了一眼，刚巧看见了傅均泽发来的消息：

不用客气，我马上回来。

我笑了笑，傅均泽果然是了解我。

傅均泽很快赶了回来。

等他赶到时，我和那个陆峤已经从屋里打到了屋外。

走廊里，我和陆峤你拽着我衣领，我揪着你头发，两人都形容狼狈，一副泼妇模样。

当然，陆峤要更狼狈一些，她脸上挂了彩，脚上的高跟鞋也甩掉了一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地。

傅均泽快步上前，将我们俩分开。

见了傅均泽，陆峤可是瞬间变脸，刚刚的狰狞与刁钻瞬间消散不见，立马换上一副委屈的样子，顺势挽住了傅均泽手臂，贴了甲片的手直直地指向我——

「阿泽.....她.....她打我！」

一句阿泽，叫的我险些没把隔夜饭呕出来。

对上陆峤挑衅的目光，我也有样学样，飞快地挽住了傅均泽另一只手臂，刻意放软了嗓音，「傅均泽，你这绯闻女友骂我妈，打我人，还想抽我巴掌呢！」

说着，我冲着他眨眨眼。

不就是装柔弱吗，谁不会呢。

被夹在中间的傅均泽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他手一抬，将我搂在怀里，替我将额角的碎发掖到耳后，而后淡声道，「那就打回去。」

陆峤彻底愣住，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傅均泽.....」

这会儿她也不叫「阿泽」了。

我笑了笑，顺势窝在了傅均泽怀里，「算了，怎么说也是阿姨辈的人，我怎么能动手呢。」

我笑眯眯地开口，故意将「阿姨」两字咬的极重。

陆峤脸色难看，但碍于傅均泽在，也没敢多说什么。

傅均泽却半点面子没给她留，掌心微微下滑，落在了我腰侧，搂着我进了门。

「砰」地一声，房门重重关上，直接将陆峤隔绝在外。

进门，傅均泽便松了手，垂着目光将我仔细打量一番，直到确认我毫发无损，他才算松了一口气。

抬手揉了揉我的发，傅均泽语气微沉，似乎有些不悦，「多大人了还打架，以后有什么事等我回来解决，听见了吗？」

我点点头，鼓了鼓嘴没有说话。

紧接着，耳边却又传来了他的声音，「沐沐，我会保护你的。」

这深情来得太过突然，我不由得怔住，抬头看了他一眼。

傅均泽站在门口，窗外晴空万里。

这一幕莫名地戳到了我心底，我那颗本就藏满了傅均泽的心，瞬间变得柔软了起来。

我点点头，伸手戳了戳他胸口，鼻尖竟莫名地有些泛酸。

「好啊，我记住你这句话了。傅均泽，以后，你要是伤害我的话，我就杀了你，把你的心挖出来喂狗吃！」

傅均泽被我逗笑，落在我头顶的手加重了几分，「好。」

我笑着握住了他的手，打断了他这个标志性地长辈动作。

我相信他说的这句话，他会保护我。

可是，其中究竟是几分因为感情，几分为了我妈妈，我现在根本不在意了。

不是有句话说的吗，陪在身边才算拥有，起码，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傅均泽了。

晚上，我还是没能进厨房，傅均泽系上围裙去给我做菜了。

我从冰箱里拿了一根雪糕，倚在门框上，边吃边看着他的背影出神。

尽管认识傅均泽这么多年了，可每次见到他，我都不由得感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人。

长得帅，有钱有学识有涵养，心细温柔，就连做饭都好吃.....

除了不爱我，我真的挑不出傅均泽身上半点毛病。

我咬了一口雪糕，歪着头看他，恶趣味地想，傅均泽爱着的是我妈，我骨子里又流着我妈的血，四舍五入一下，傅均泽爱的人就是我了。

这么一想，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闻声，傅均泽转头看了我一眼，「想什么呢，这么开心。」

话落，瞥见我手里雪糕的那一刻，这个男人忽然板起脸来，从我手里夺过了雪糕，蹙眉道，「大姨妈不准吃冰。」

是了，我才想起，今早去上班时，大姨妈忽然造访。

责备地瞪了我一眼，傅均泽抢过雪糕，自己咬了一口。

他神色动作都格外地自然，丝毫没有嫌弃那根被我咬过且开始融化了的雪糕。

我倚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他，「甜吗？」

傅均泽似乎被我问得一怔，然后点点头，我上前一步，踮起脚尖来，在他唇角轻轻吻了一下。

后退一步，我舔了舔唇角，笑，「嗯.....是挺甜的。」

谁能相信，就因为这个我临时起意的撩拨，傅均泽这个三十多岁的「老男人」，耳根处竟隐隐有了几分泛红的迹象。

他抿抿唇，三两口将雪糕吃完，然后又转身去做饭了。

傅均泽做事向来利落，没多久，三菜一汤便被摆上了桌。

在吃喝上面，他从不将就，平时即便是他自己一个人吃饭，也会做上一菜一汤。

不过，即便是家境殷实，傅均泽也从不肯请保姆，我问过他原因，他只说了三个字：不习惯。

不习惯别人介入他的生活，不习惯他向来简约的生活中，出现陌生人的存在。

其实，我倒是挺想问问他，我这样忽然融入他的生活中，于他而言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餐桌上。

傅均泽戴上一次性手套，开始给我剥虾。

今天做的都是我爱吃的，油焖虾，蒜蓉生菜，糖醋排骨，以及一碗丝瓜汤。

「傅均泽。」

我咬了一块排骨，抬头看他，「我辞职了。」

傅均泽并没有什么反应，甚至头都没有抬，「没事，我养你。」

我养你这三个字，他说的淡然，当然，我毫不怀疑他有这个经济实力，但是，这句话听在我耳中更像是一种承诺，莫名地泛着甜。

替我剥好虾放在碗里，傅均泽忽然拿出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然后推到了我面前。

我咬着排骨抬头，「这是.....」

「我的卡，你现在开始可以随便刷。」

嚯，我瞬间被傅均泽这副霸总模样给折服，当然，我也没跟他客气，直接把卡装进了口袋里。

反正，从小到大我也没和他客气过。

我瞥了一眼他放在桌上的钱包，拿起来看了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现金，我捏了捏，「现在都用手机支付，你怎么还揣这么多现金？」

他往我碗里夹了一块青菜，「我不习惯手机支付。」

话音刚落，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夹菜的手一僵，然后猛地伸手过来想要拿走钱包，可是，已经晚了。

我还是看见了他钱包夹层里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我熟悉到了骨子里。

沉默。

死一般的沉默。

傅均泽抿抿唇，声音有些不太自然，「沐沐，我.....」

「这个虾挺好吃的，你也吃一块。」

我回过神，打断了他想要解释的话，然后飞快地合上钱包，放回了桌上，顺便拿起筷子给他夹了一只虾。

有什么呢？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早就知道的事，而且，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说句实话，别说这一张钱包里的照片了，我甚至都做好了以后床上温存时，他嘴里会喊那个名字的准备。

我咬了一口排骨，愤愤地想，人啊，尤其是我这种人，一旦碰到感情，就忍不住犯贱了。

就这样，我和傅均泽正式生活在了一起。

辞去工作，我便安心地在家里待了一阵子，每天出去逛逛街，买买衣服，刷刷傅均泽的卡。

然后再买菜回家，在厨房里「大闹天宫」一番，鼓捣出两道勉强能吃的菜，端上餐桌等着傅均泽下班回家一起吃饭。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的生活过的还算和谐。

傅均泽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男友，他很细心，将我照顾的无微不至，也能察觉到我每一个情绪的敏感点。

作为男友来讲，他做得很完美，除了——

他不爱我。

不过，我也在慢慢地压下自己心里的占有欲，一点一点地劝自己，他不爱我这件事我又不是刚刚知道，从和他在一起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准备。

做好了他不爱我的准备。

不过，家里的日子过得再舒坦，也终究是有些烦闷了。

最近，我开始筹备着要去重新找工作了，不过，我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特长，想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并不容易。

晚上 6 点。

我无聊地窝在沙发上看了一下午电视，正准备去做饭时，傅均泽的电话忽然打了过来。

「喂」，我握着手机走到阳台上转悠了一圈，耳边传来了傅均泽的声音，「沐沐，我晚上要谈生意，不回来吃了，我给你点了外卖，你最爱的日料。」

我单手托腮，试探性地问道，「傅均泽，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啊？」

傅均泽沉默了一下，低声道，「乖，这是去谈生意，不方便。」

可我实在闷得厉害，便软磨硬泡地求了他两句。

傅均泽这人耳根软，总是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果然，被我缠了一会，他便松了口，「那好，我现在回去接你，但是一会不许乱说话。」

「保证完成任务！」

挂断电话，我跑去换了身衣服，飞快地化了个淡妆，然后下楼等傅均泽。

他的速度也很快，没多久，那辆熟悉的黑色路虎便停在了路边。

开门上床，系好安全带后，我特意提了提裙角，仰着脸看他，「今天这身.....好看吗？」

傅均泽很认真的将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点头，「好看。」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傅均泽的一点，无论什么事情，他从不敷衍，不会那样匆匆扫一眼便随口说句好看，他会很认真地打量，然后，认真的欣赏。

得到肯定，我高兴地凑过去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傅均泽呼吸沉了几分，却没有躲开。

这段日子以来，我和傅均泽的关系亲近了许多，渐渐地，他现在也会在下班后主动抱着我温存一番。

爱不爱的咱们先不说，起码，他现在也许是彻底习惯了我的存在。

一路无话，车里放着傅均泽喜欢的舒缓音乐，我低着头玩手机。

很快，车子便停在了某家酒店的停车场内。

我挽着傅均泽的手臂，一路跟着他进了酒店包间。

没几分钟，人便到齐了，除了傅均泽外，包间里一共有三位老板，每人身边都坐了一名漂亮妹子。

其中一名身穿蓝色衬衣的中年男人，在看见我的那一瞬间，眼睛瞬间亮了几分。

众人落座，我当然是坐在傅均泽身边的，而那名穿着蓝色衬衣的中年男子，则坐在我身旁的位置。

「傅总，这位是.....」

一轮酒后，他端着杯，礼貌性地问道。

傅均泽看了我一眼，正准备回答，却被我抢了先，「我酒量还可以，所以傅总安排我今天一定要陪几位老板喝尽兴。」

倒不是我耍什么小心机，这么回答只是.....担心大家觉着他出来谈生意还要带上小女友，显得不够尊重而已。

然而，我根本没想到，自己灵机一动的回答，反倒惹了麻烦。

最初还好，气氛还算和谐，我在一旁安静地听着，该敬酒时敬酒，该陪酒时陪酒，听起来，傅均泽这生意谈的似乎还挺顺

利。

直到，酒过三巡，我身旁那位穿着蓝色衬衣，年纪大的都能当我爹的大叔，喝多了。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更何况，这些大老板们本就不怂。

他放下酒杯，别有深意地看了傅均泽一眼，然后，那双肥厚的手掌放在了我手上，还格外恶心地摩挲了一下，意味深长地道：

「傅总，今天我特别开心，咱们日后多合作啊.....」

8

我一怔，猛地抽出手来，下意识地 toward 傅均泽那边靠了靠。

气氛瞬间僵了几分。

蓝色衬衣的大叔似乎有些不悦，瞪了我一眼，抬头看向傅均泽，「傅总，我可是很有诚意和你们合作的。」

说着，他抬手，若无其事地将手搭在了我腰间，似乎笃定了傅均泽不会为了一个陪酒的「女下属」而丢掉这单生意。

傅均泽目光一垂，落在我腰上时，眸色瞬间加深。

一把打掉了他的手，傅均泽搂着我站起身，「不好意思，这单生意我们不想合作了。」

话落，连句解释的话音都没有，傅均泽直接拽着我转身离开。

身后，紧接着传来那名蓝衬衣的声音，「傅总，你这是什么意思？生意的事咱们可以慢慢谈，难不成.....就为了个女人？」

傅均泽停下脚步，回身看他一眼，掌心落在了我腰上，「这是我女朋友。」

说完，他也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揽着我的腰径直出了门。

一路上，我知道自己闯了祸，大气都不敢喘，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

直到上车。

车门关上，我看了一眼他的脸色，低声道，「要不.....我先回家，你们再好好谈谈？」

「不用。」

傅均泽很快应声，似乎，从他脸上我并没有看见什么不悦。

发动了车子，傅均泽淡声道，「本来就是场鸿门宴，这单生意他们早就算计好了，我这边也有其他合作目标，今晚不过是大家互相摸个底。」

傅均泽说的这些话并不深奥，但是说实话，我并不算太懂，谁和谁合作，又摸什么底，傅均泽没有细说，即便他说了，我也听不懂。

我只知道，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可能还是给他惹了麻烦。

回家。

我换了拖鞋，乖乖地坐在沙发上，而傅均泽则是直接去了厨房。

片刻后，他缓步走出，手里还端了一杯温热的牛奶。

把牛奶递到我手中，傅均泽揉了揉我的头发，这个动作，现在似乎都要变成他特有的习惯了。

「别多想，喝点牛奶睡觉了。」

我点点头，想要道歉，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那一夜，傅均泽自始至终没有提一句酒桌上的事情，更没有半句责怪。

不过，从那天起，他似乎更忙了些。

我们的生活温馨而又和谐，也算有声有色，我不再忙着去找工作，静下心来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一觉睡到中午，然后起床吃饭，逛街做美容，买菜回家。

我的厨艺愈发精湛，渐渐也得到了傅均泽的认可。

不只是生活上，在床上，我们也愈发地和谐。

傅均泽渐渐不再绷着，他也会在深夜时搂着我，与我耳鬓厮磨，也会在情事上弄出一些花样。

总之，他现在.....似乎开始慢慢地接纳我，也真正地把当成了另一半来看待。

和我过去想象中一样，傅均泽就是不折不扣的完美男友。

柴米油盐也并没有磨灭半点我对他的爱意，相反，我现在把他看得越来越重要。

.....

今天早上，我起床做好早餐，然后叫傅均泽起床。

时间久了，我才发现这个向来自律的男人，竟也慢慢开始赖床。

我轻手轻脚地打开卧室门，然后走到床边，俯下身来在他脸上咬了一下。

「傅均泽，起床啦！」

傅均泽看了我一眼，眼底是尚未清醒的惺忪，长臂一抬，直接将我拽进怀里，然后顺势翻了个身，将我压在了身下。

头顶响起他略微沙哑的嗓音，「再睡一会.....」

「不行」，我用指尖在他胸口戳了戳，「你昨天说了，今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让我早上一定要叫你起床。」

傅均泽没应声，却将脸埋在了我脖颈间蹭了蹭，微痒。

他的声音闷闷地传来，「还不是你，昨晚折腾到半夜。」

我瞪大了眼，伸手去推他，「傅均泽，你讲不讲理！」

明明是他，昨天夜里一副吃了 c 药的模样，索求无度，折腾的我到现在都还双腿酸软，腰酸腿疼的。

傅均泽低笑一声，单手撑着床面，在我唇上亲了一下，「还不是你勾引我的。」

我被他一句「勾引」弄的面红耳赤。

也.....不算是勾引吧，我不就是穿了一套特殊点的内衣吗。

傅均泽低笑一声，似乎也彻底清醒了，起床去了卫生间。

等他洗漱出来，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今天要穿的衣服了，西服都已熨烫妥帖，领带也搭配好了。

傅均泽一边换衣服，一边打趣道，「现在倒是越来越像个贤内助了。」

我哼了哼，「以后娶了我，算你捡到大便宜了！」

傅均泽怔了一下，没有说话。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傅均泽现在生活得很和谐，只是，我们只字不提以后，尤其是结婚这种话。

虽然我知道，以傅均泽的性子，他日后一定会对我负责，和我结婚。

可是.....

我总是贪心地想，再等等，等到他心甘情愿娶我的那天。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如愿嫁给傅均泽了，我希望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因为责任。

很贪心对不对？

可是人好像就是如此，得不到的时候，总想着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就满足了，哪怕他不爱我。

可是，这么在一起后，就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要更多。

他对我笑一下，我就想再要一个亲吻；他亲我一下，我就想再要一番温存；真的温存了，我又想要他永远陪着我.....

总是会不自觉地索取更多，直至他完完整整地属于我。

餐桌前，我一边吃早餐一边刷手机，而傅均泽则是喝着咖啡看报纸。

这是他的习惯，这做派简直就是十足的老干部。

忽然——

我刷到一条视频，是我们市新开了一家蛋糕店，里面的黑松茸蛋糕简直就是爆款，每天下午 6 点限时出售，几乎都是开售的前几分钟就一扫而空。

每天光排队的人都要排出一条街去，而且，听说这家老板贼任性，想吃必须排队，就算是市长来了也得排队购买。

不过.....

味道如何我不知道，外表是真的吸引我，经典的黑天鹅造型，让我一眼就移不开目光。

「傅均泽。」我拽了拽他袖口，「这个蛋糕好看吗？」

我兴高采烈地和他分享，可傅均泽只是瞥了一眼，「好看。」

随后，他三两下喝完咖啡，折起报纸站起身来，「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我张了张嘴，最后还是说了一句「好」。

自从上次酒局那事过后，我就尽量让自己变得体贴懂事，我知道傅均泽事业有成，我不能给他帮助，起码也不能给他拖后腿。

就连傅均泽自己都经常抱着我说，「沐沐懂事了。」

晚上，我照例做好饭等他回来，却左等右等不见人影。

平时，他都会每天早早下班，除了有应酬外，基本都是七点半就到家了，可是，今天却迟迟没回来。

饭菜凉了又热，我勉强忍住了想要给他打电话的冲动。

当时针指向 9 时，门开了。

傅均泽缓步进来，携了一身的风霜，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一个精致的蛋糕盒。

我错愕不已，正是我早上说的那个蛋糕。

我抬头看他，却见傅均泽脱下外套挂起，「打开尝尝。」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这要排队好久呢。」

「嗯。」傅均泽坐在桌边，「怕你说我没诚意，我亲自去排队买的。」

说着，傅均泽切下一块蛋糕，用勺子挖了一块递到我嘴边。

我咬了一口，的确名不虚传，甜而不腻，入口即化。

「傅均泽。」我握住他的手，悄然眨了眨眼，「我也有一个惊喜想给你。」

「什么惊喜？」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展开，献宝似的放在了傅均泽面前。

他瞥了一眼，瞬间愣住。

不只是愣住，我能够感觉到，傅均泽的身子瞬间僵硬了许多。

不过，他的反应倒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放在他面前的，是一张检查报告。

我，怀孕了。

我有些紧张地等着傅均泽的反应。

心里不免有些忐忑，虽然嘴上说着是给他的惊喜，但是，谁知道于他而言会不会是惊吓呢。

还好。

半晌后，傅均泽回过神来，他一把将我抱起，「沈知沐，我要当爹了？」

爹这个字从向来用词斟酌的傅均泽口中说出来，倒是让我有些恍惚。

我一只手护着肚子，一只手紧紧搂着他脖颈，「对，你要当爹了。」

摸着尚且平坦的小腹，我心里一阵甜蜜。

十月怀胎后，我就要做妈妈了.....

而且，我腹中怀着的，是傅均泽的孩子。

只要想想，就忍不住觉着甜蜜。

看得出，傅均泽也很开心，对于这个意外到来的小生命，他的期盼似乎并不比我少。

不过，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就该面临一些现实的问题了。

怀孕了，那就要着手准备结婚了，而结婚，就要见家长了。

傅均泽见「岳母」，这个见家长的流程也是够尴尬的。

而且，自从我和傅均泽在一起后，这几个月来，他从来没有和我妈妈见过面，每次我要回家，都是他开车把我送到楼下就离开，等到我要回来时再去接我。

提及这个流程，我也觉着有些尴尬，「要不，我自己回家去说吧，反正.....咱们这关系，我妈也不会管你要多少彩礼的。」

听了我这番话，傅均泽眼底闪过几分不自然。

不过，他还是摇摇头，然后缓缓握住了我的手。

「我陪你一起回去，你的婚姻大事还需要她来做主的。」

顿了顿，他垂眸看我，「而且，总要去面对的，不是吗？」

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知道这一关躲不过去，包括之后去见傅均泽的家人。

可是，一想到他要和我妈见面了，我就忽然有种无形的压力。

即便知道很多事情根本不可能，可我就是忍不住地担心。

可是，既然已经怀孕一月了，一切流程就都紧张了起来，怀孕三月显怀，我自然不想大腹便便地出席自己的婚礼。

所以，从「见家长」谈婚事到准备一切婚礼事宜，就要全部尽快安排上日程了。

即便再不想面对，傅均泽见岳母的这一天，还是到来了。

这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尴尬的多。

傅均泽提着一堆礼品陪着我回了家，门开，我妈站在门口，她和傅均泽大眼瞪小眼半天，最终还是我妈潇洒地摆摆手，「算了，咱们各论各的，你就还叫我名字就行。」

即便是抛开曾经那些情愫不谈，傅均泽和我妈好歹朋友三十年，这句「岳母」如鲠在喉，怎么也叫不出口。

我和傅均泽进了门，相比较于傅均泽的拘谨，我反倒是自然了许多，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抬头看着正在泡茶的我妈和陈叔叔，摸着肚子问道：

「妈，彩礼你准备要多少啊？」

我妈白我一眼，随后又看向傅均泽，正色道，「那就要看人家的诚意了。」

傅均泽正襟危坐，模样诚恳极了，「一百万。」

说着，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又紧接着问道，「够吗？」

我坐在一旁惊呆了。

一百万彩礼？

虽说对于那些豪门，上千万的彩礼也许都不成问题，但我从小就只是个普通小百姓，我妈打工养我长大，我在厂子里上班时，一个月也就才几千块的工资。

一百万，对我来说的确是天价彩礼了。

我咽了咽口水，想要拒绝，却被我妈用眼神制止住了。

「好。」

我妈应了一声，竟真的没有客气。

她静静地看着傅均泽，神色认真，「你知道的，如果和沐沐结婚的换作别人，彩礼三万五万我都不会介意，但是，沐沐一门心思想要和你在一起，现在又怀了孩子，毕竟你们年龄阅历各方面都有所差距，以后的事谁都说不准，我必须得要给沐沐留一些保障。」

朋友多年，我妈也没兜圈子，说得直白了当。

傅均泽点点头，「我懂。你放心，这个钱我拿得出来，婚后房子我也会过户到沐沐名下，而且.....」

他停顿了一下，抿抿唇，随后握住了我的手，「我不会背叛她。」

一句「不会背叛」，算是他给我，给我妈许下的承诺。

我妈脸色缓和了些，「你放心，这些彩礼我一分不要，到时让沐沐自己存着就好，我也会尽我所能给沐沐置办嫁妆，别人家有的，沐沐也一定不会少。」

傅均泽点点头，没有说话。

气氛多少有些尴尬。

尤其是一提到之后要和傅均泽父母见面，气氛就更显凝重了。

这时，陈叔叔适时地出声打破了僵局，「走吧，我提前定好了饭店，咱们出去吃个饭慢慢谈。」

大家同意，欣然起身。

我习惯性地要去挽傅均泽的手臂，然而，以往还会伸手箍在我腰间的傅均泽，却在我碰到他手臂的那一刻，不太自在地闪躲了一下。

我的手，挽了个空。

回过神来，傅均泽飞快地看了一眼门口正在换鞋的我妈，不太自在地抿抿唇，对着我低声道，「对不起.....我.....」

「没事。」我飞快地应声，生怕他看见我眼底的失落。

我笑了笑，收回了准备挽他的手，像是在劝他，也像是在劝我自己：「慢慢适应。」

出门上车。

傅均泽开车，陈叔叔晕车坐在副驾驶，我和妈妈则坐在后排。

车窗开了一半，微风习习，颇为凉爽。

我转头去看我妈。

不得不感慨，时光真的是善待某些人的，比如傅均泽，比如我妈。

40 多的年纪，若是不凑近去看的话，眼角根本就看不到一丝细纹，说是 18 太夸张，但是若说她 28 岁，恐怕多数人都都会信的。

而且，她常年坚持运动，身材保持得很好，气质也出众，再加上那张精致的脸，毫不夸张，现在我们一起出门，还偶尔会有人来和她搭讪。

而且，相比较于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她身上又多了些风情。

如果我是傅均泽，大抵也是会喜欢上我妈的吧。

似是察觉到我的目光，我妈转头看了过来，将我打量了一番，她轻轻握住了我的手，没有说话。

车内一片寂静。

很快，按着陈叔叔给的地址，车子停在了某酒店楼下的停车场内。

我们开门下车，进了酒店。

这家酒店算是中高档，性价比比较高，价格还算亲民，所以生意向来很好，陈叔叔提前两天定的位置，结果连包间都没有定到，好在定到了大厅内一个靠窗的位置。

我们一行四人落座，陈叔叔先忙着给我妈倒水，然后将菜单递给了我和傅均泽，「你们看看喜欢吃什么，随便点，别客气。」

陈叔叔笑眯眯地，看起来憨厚极了。

其实熟悉了以后，我发现，我妈说的没错，陈叔叔确实是挺可爱的。

别看他膀大腰圆的，胳膊上还文着花臂，一副社会大哥大的模样，但是实际上他很好相处，别人一夸他，就会瞬间脸红，不好意思地揉揉后脑勺，一副憨厚样子。

点好菜，等着上菜时，隔壁桌却发生了一些意外。

隔壁桌坐了七八名中年男子，桌上菜没点多少，酒倒是摆了一桌子，这才中午，几人便喝得烂醉。

醉鬼向来最爱生事，这不，几人喝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起了冲突，说着说着就骂了起来。

我好奇地看了两眼，也没太当回事。

然而，骂着骂着，这一桌人竟打了起来。

一切发生得太快，周围几桌客人都还没反应过来，他们那桌酒瓶碗筷便已经扔的满天飞了。

「砰！」

一声闷响，隔壁桌不知谁扔了一个茶杯，不偏不倚，刚巧砸到了我妈头上。

我妈下意识地惊呼一声，双手紧紧捂着头，看样子砸的应该很疼。

一切太过突然，别说是背对着那桌人的陈叔叔，即便是我和傅均泽眼睁睁看着他们扔东西，都没反应过来。

陈叔叔蹭地站了起来，袖子一撸，花臂瞬间露了出来。

我原本以为他是想吓唬吓唬人，然而，他是真的半点都没犹豫，直接冲了上去。

我为我之前对陈叔叔的「憨厚」印象道歉，他这身手以前绝对是混社会的，冲上去三两下地打翻一个人，陈叔叔揪着他衣领，一脸怒容，「谁他妈扔的杯子？」

那伙人都被陈叔叔惊呆了，反应过来后，也不内讧了，一伙人把陈叔叔围了起来。

我们三个也连忙赶了过去。

担心事情闹大，陈叔叔吃亏，我和我妈开始劝架，再加上酒店保安这时赶来，总算是劝开了两伙人。

回到桌前，陈叔叔一脸心疼地看着我妈被砸的通红的额头，向服务员要了一些冰块，小心翼翼替她敷着。

我妈反倒被他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伸手推搡了他一下，嗔怪道，「没事，就一点小伤，我没那么矫情。」

结果，向来待她温柔的陈叔叔却白她一眼，拽住了我妈推他的手，「什么小伤，我都舍不得碰你一下，凭啥让那群杂碎打了？」

陈叔叔说话时，半点没压着自己的嗓门声，邻桌几名酒鬼又吵嚷着站了起来，「你他妈骂谁杂碎呢？」

陈叔叔也是个暴脾气，当时便站起身来，眼看着两边又要骂起来，我妈连忙劝住了陈叔叔。

冷静下来，陈叔叔抱歉地看了我和傅均泽一眼，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啊，被我搅合了气氛，我这人其实自己没什么说

道，别人怎么说我都行，但是一涉及沈露，我就.....」

我连忙摆着手说没事，「您心疼我妈，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陈叔叔有些腼腆地笑了笑，「那你放心，我在外面怎么样，一见到你妈就怂了！」

我妈白他一眼，笑骂了一声，一个小插曲也算是过去了。

只不过，我后知后觉地注意到，傅均泽似乎有些沉默。

邻桌几个酒鬼吃完饭就闹闹腾腾地离开了，接下来的一顿饭也尚算和谐。

吃过饭，陈叔叔跑去结账。

我们出了酒店，前往停车场时，还在讨论着什么时候去见傅均泽的父母。

原本按照傅均泽的说法，准备安排他父母过来见我妈，毕竟是出于对女方的尊重，却被我妈连连摆着手拒绝了。

「平时论辈分我还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怎么能让他们过来呢，我们去你家商量婚事就好。」

一边谈论，我们一边去了停车场。

快走到车前时，忽然，身后陡然传来一阵汽车的引擎声——

我跟在傅均泽身后，有些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却只看见了刺眼的车灯！

还未反应过来，便看见那辆白色轿车陡然加速，朝着我们几人冲了过来！

电光石火间，我下意识地想要去找傅均泽，嘴里朝着我妈她们喊道，「快躲开！」

然而，汽车飞速冲过来的那一刻，我们几人做了不同的反应。

我一只手护着小腹，伸手想要去推开离我最近的傅均泽。

我妈一脸惊恐地跑过来想要护住我。

而陈叔叔和傅均泽做了相同的动作，他们俩十分默契地跑到了我妈身前，将她推了出去。

一行四人，只有我独自暴露在汽车的视野之中。

说来则慢，实际上，从我发现身后有车，到它冲过来，不过是短短几秒的时间，我们根本来不及仔细思考，完全都是下意识做出的举动。

在一阵惊呼中，我感觉自己被狠狠撞到，整个人被撞飞出去！

「沐沐！」

「沐沐！」

接连几道惊呼声响起在耳边，我躺倒在地，脑中一片空白。

眼前似乎有些模糊。

「沐沐.....」

有人轻轻地碰了碰我手臂，似乎是傅均泽的声音，他颤抖着念叨我的名字，「沐沐.....」

我睁开眼看了他一眼，目之所及，是他惊慌失措的脸。

我看的有点心疼，想要开口安慰一句，然而下一刻，却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

10

再度醒来时，我已置身医院。

睁开眼，四处一片雪白。

房间里坐了几个人，全部形容憔悴，坐在床边的，是我妈。

「沐沐！」

她蓦地握住我的手，眼眶瞬间红了，「你总算是醒了.....」

头痛欲裂，身子也十分沉重。

我皱皱眉，「我睡了很久吗？」

我妈哽咽了一下，「快三天了，你吓死我了.....」

难得看见我妈这副模样，我有些心疼，哑着嗓子道，「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放心吧。」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妈眼底闪过几分黯然，却终究没有说话。

好不容易安抚住了我妈，我缓缓抬头，一眼便看见了站在不远处，一脸紧张的傅均泽。

四目相对，他眼睛亮了几分，却又似乎有些不敢面对我，目光有着片刻的闪躲。

是啊。

在面对危险的那一刻，放着自己怀孕着的未婚妻不救，反而扑过去救了她妈妈。

可不可笑？

我忍不住笑了笑，笑这段可悲又可笑的感情。

和他对视了几秒，我缓缓移开目光，看向了我妈，「妈，孩子.....还在吗？」

其实，这句话问出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就已经隐隐有了预感。

我昏迷了近三天，腹中孩子又怎么可能平安无事呢。

果然，答案如我所料。

我妈眼眶通红，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发，轻声道，「沐沐乖，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以后还会有的.....

也就是说.....我肚子里怀着的孩子，那个我和傅均泽的孩子，已经流掉了。

「哦。」

我愣了很久，然后轻轻应了一声，「流了.....也好。」

也好。

直到这一刻，我才忽然看清，如果真的生下来，成长在一个冷冰冰的家庭里，大抵也是不会幸福的吧。

见我状态不对劲，我妈和陈叔叔交换了一下眼神，默契地走出了房间。

病房里，只剩下了我和傅均泽。

我垂着眸沉默，他站在不远处，也一言不发。

病房里一片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动身，缓缓走了过来。

坐在床边，傅均泽缓缓握住了我的手，却又似乎因着我指尖的凉意而愣了一下。

「沐沐.....」

他低低出声，嗓音微哑。

我沉默了几秒，抬起头去看他，傅均泽静静地看着我，眉心微蹙，双眼红的厉害，胡子拉碴地，看起来有些憔悴。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眼底满是歉然，「沐沐，对不起，孩子.....我们还会有的，你别难过。」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目光从上至下，将他的眉眼缓缓描摹了一番。

这是我从情窦初开时，就爱上的男人啊。

仍旧是熟悉的那张脸，仍旧是那副眉眼，可是.....怎么忽然就觉着有些陌生了呢？

我缓缓抬起手，落在他脸侧轻轻抚摸了一下，「没事。」

鼻尖莫名地有些酸涩，从醒来到现在，包括听到孩子没了这个消息，我都没有哭，现在，我却莫名地红了眼。

我静静地看着他，「不会再有了。」

傅均泽怔怔地看着我，眼底几分讶然。

不会再有了。

我指的是孩子，也不只是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对上我的目光，傅均泽眼眶瞬间再度红了一圈。

他眉心紧紧蹙起，拧成了一道「川」字。

「沐沐，你别这样，我们会好的，会……」

他的话说了一半，忽然被我打断。

「会好的，会对我负责的，会一辈子相敬如宾的，然后呢？然后我们一辈子不见我妈吗？」

傅均泽的声音瞬间顿住。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心里酸涩的难受，我却强忍着不想在他面前落泪。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胸口氤氲的难过，抬头看他，「傅均泽，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冷静一下。」

傅均泽沉默很久，最后缓缓点头。

他俯身，替我盖上了被角，声音很轻，「对不起。」

看着那张熟悉至极的脸，我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问他。

「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么选？」

他怔了两秒，随后看向我，神色认真，「我会救你。」

「真的？」

「真的。」

我将手从被子里抽出，放在了床边，「是因为责任吗？」

他却再度沉默了。

一秒，两秒，在我彻底准备放弃时，傅均泽摇摇头，「沐沐，其实.....我特别后悔。」

我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有那么一瞬间，我忽然对他有些失望，这个在我眼中多年来一直完美无瑕的男人，这个曾被我视若英雄的存在。

好像有那么一瞬间，他在我心里的雕像轰然崩裂，碎了一地。

对，他特别后悔，如果重来一次，他也许真的会选择救我。

可是，那又如何呢。

在真正的危险来临的那一刻，尽管我怀着他的孩子，可他仍旧弃我于不顾，奋不顾身地去救了另一个女人。

哪怕，她是我妈，我依旧难以释怀。

我没再说话，只是闭上眼，「我有些累了。」

半晌，头顶才传来了傅均泽的声音，「睡一会吧，我在这守着你，有需要叫我。」

我没应声，也没有睁开眼。

病房内一片寂静，我躺着躺着，竟真的睡着了。

.....

一整天，我妈和傅均泽每天都陪在病房里，有时，我妈也会刻意找借口离开，给我和傅均泽独处的空间。

我知道，她是想让我们把心里话说开。

可是，有些心结哪里能够说得清呢，真正能够被称之为心结的，统统都是无法言明的存在。

不过，快到晚上，我才隐约察觉出了些不对劲。

为什么.....我的双腿毫无知觉？

可无论我怎么问，我妈和傅均泽都只是说，因为我之前做手术时打了麻药，药劲还没过。

我想坐起身来看看，她们都找各种理由拒绝。

我心生怀疑。

终于，在傅均泽被医生叫去办公室时，我闭着眼装睡，我妈见我睡得熟，便拿起纸巾去了厕所。

听见关门声，我睁开眼，想要尝试着坐起身来，可是下半身却毫无知觉，根本用不上半点力气。

尝试了两下，没有坐起来，我只能扯起被角，将被子扯下——

「啊！！！」

我愣了两秒，然后，尖叫声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下半身，可是，原本属于我的双腿位置，此刻却空空荡荡。

房门猛地被推开，傅均泽飞快地跑了进来，他先是愣了一秒，然后连忙跑过来，将我搂进怀里。

「别看，沐沐.....别看。」

他声音颤抖得厉害，抱着我的手僵硬无比，「沐沐.....」

他声音哽咽，「我问过医生了，可以安装义肢的，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倾家荡产也没关系，你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会保护你的.....」

可是，说着说着，他自己却先崩溃地哭了起来。

我被他搂进怀里，神色怔然。

脑中一片空白。

他说的话，其实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我脑中来回地只回荡着一句话：

我，沈知沐，变成废人了。

傅均泽的泪落在我脖颈上，滚烫。

我愣了很久，才勉强回过神来。

我推开他，再去看我的双腿时，被单却已经被他盖住了。

我怔怔地看着他，神色恍惚，「傅均泽，你说，我以后会不会连自理都做不到了？」

一句话，傅均泽情绪瞬间崩溃了。

认识他这么多年，生平第一次，我看见他趴在我床边，泣不成声。

该哭的那个人明明应该是我的，可是，真奇怪，我却一滴泪也落不下来。

「傅均泽」，我低声叫他，「开车撞我的人，是邻桌那群醉鬼，对吗？」

11

他哽咽了很久，才勉强出声：「是……」

傅均泽紧紧抱着我，掌心落在我发梢，轻轻摩挲着，「沐沐，你放心，我会动用一切关系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点点头，「好。」

傅均泽这话，我半点不怀疑，可是，如此深仇大恨，我却也没多大的心思去追究了。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以后该怎么办。

我真的要变成一个废人吗？如果以后生活都不能自理，我又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答案。

而这个答案，也许没有人能够给我。

人似乎永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我很快接受了现实，面对这个意外，我比所有人都要冷静。

反倒是我妈他们三个，一个比一个懊悔，整天唉声叹气，个顶个的憔悴。

甚至那天晚上，陈叔叔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说如果不是他那天和那群人起了冲突，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

我拍拍他的手，声音很轻，「陈叔叔，快起来吧，和你没关系。」

他又做错了什么呢，他只是全心全意地保护我妈，替她出头而已，后面的事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虽然我说了不在意，可是，他们三个却全部活在自责之中。

尤其是傅均泽。

他似乎一夜之间老了许多，短短几天，他便从过去那个极具少年感的温润男人，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憔悴大叔。

再没有了过去的意气风发，那双向来温润的眸子都彻底黯淡了下去。

可我已经不知道，他究竟是单纯的因为自责，还是也有后悔与心疼。

我再不敢信任他了。

而且，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一切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自从醒来后，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可是，却也在沉默中，静静地将我自己关进了小黑屋中。

我的世界，自此暗无天日。

傅均泽没有骗我。

他疯了一般，动用所有的关系与人脉，砸的钱更是多到数不清，目的只有一个：

重判那个醉驾故意撞人，致我残疾的醉鬼。

最后，那人被判以十年有期徒刑。

十年.....

他用十年牢狱，换走了我的下半辈子。

结束了官司，傅均泽又开始找各地的名医主任替我诊治。

可是，所有人都清楚，不过是寻个心里安慰罢了，最后的结果不还是安装义肢吗。

毕竟，我这不是骨折，是截肢。

可傅均泽不死心，找了最权威的医生替我准备义肢的事情。

自始至终，我都没有问过一个字。

义肢。

再怎么灵活也终究是假的，就像是之前，我与傅均泽的感情。

看似温馨，我们会拥抱，会接吻，会上床，情到浓时，他也曾在我耳边说爱我。

可是结果呢？

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真正面临危险的那一刻，他的第一抉择永远都不是我。

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经不起考验。

我面上平静，可是，心里却愈发地消极。

而且，最近我听见了一个笑话，很好笑。

有天晚上，傅均泽喝醉了，只有我们两人的病房里，他握着我的手失声痛哭。

说他现在日日夜夜活在后悔与煎熬中，他恨不得躺在病床上受伤的人换成是他。

他还说.....

在我昏迷的那几天里，他才发现，原来，他早就爱上我了。

只是他自己一直都没有意识到。

是爱，不是责任。

不是退而求其次，也不是勉为其难，是真真切切想要保护我，想要和我携手共度余生。

你说，这个笑话好不好笑？

奇怪的是，听着他的表白，这些如果放在过去会让我激动的痛哭流涕的话语，现在听来，我竟格外平静。

心底未起半点波澜。

病床上，我静静地看着他，自始至终没有开口说一个字。

可是，我在心里低低叹谓一声。

晚了。

傅均泽，太晚了。

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后来，我被安排着安装了义肢，开始了漫长的疗养与康复训练。

我很不习惯那个假的双腿，午夜梦回，我总是看着它们，觉着很恐怖。

我被傅均泽接回了家里，可是，我开始天天晚上做噩梦。

每一次都是在尖叫与哭泣中醒来。

而傅均泽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抱住我，他将我紧紧抱进怀里，声音很低，轻声安抚着。

「没事的，沐沐，我在。」

「我在，沐沐不怕。」

他一遍又一遍的安慰，可是，他并不知道，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他的存在再也无法带给我半点安全感。

其实，最让我崩溃的不是当初那一瞬间的抛弃，也不是没办法走路。

而是，我真真切切地变成了废人。

现在的我，别说是学着走路，就连正常的自理都做不到。

出院回家，傅均泽日夜不离地在我身边守了很多天，吃喝拉撒各个方面，他都照顾的无微不至。

他很细心。

可我只会愈发地难以接受。

我再也做不到像过去一样和他耳鬓厮磨，因为现在的我，就连上厕所都要他抱去卫生间。

其实，医生建议我暂时解决生理问题都在床上，有那种专门在床上大小便的器具，可我不肯。

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在床上进行这些，所以坚持着，让傅均泽抱我去厕所。

我愈发地沉默，身边的人也全都如此，别说是我妈和傅均泽了，就连最爱挠着脑袋憨厚傻笑的陈叔叔都变得一脸忧郁，再没笑过。

傅均泽守了我很久，可是，经济方面却吃不消了。

之前托关系，请医生，为我看病等一系列事情，几乎花空了他所有存款，被他扔给下属的公司业务情况也急剧下降。

为了挣钱养我，傅均泽不得不每天公司和家里两边跑。

原本，我妈准备接替傅均泽来看我的，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妈病倒了。

多日忧思烦闷，她这段日子身体也很差，突发阑尾炎，被送去医院做了手术。

虽然只是一个小手术，但怎么也要卧床休息，不得已，傅均泽给我找了一个女护工。

女护工约四五十岁，傅均泽在时，她照顾的十分仔细，态度也格外温和。

可是，只剩下我们俩在家时，她时常在不远处低声嘟囔着，说的无非都是一些诸如「活得这么窝囊，还不如死了算了」，「吃喝拉撒都没办法控制，真恶心」的话。

我听得见，却根本没有心思去训斥。

每一天，我都会变得更阴郁些，我开始封闭自己，每天都要求护工拉上厚重的窗帘，隔绝开一切阳光与光亮。

每天，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不开灯的昏暗房间里，一出神便是一整天。

我想，我的心理似乎渐渐扭曲了。

渐渐地，我的脾气也变得阴郁狂暴了起来。

我开始发泄，在每天晚上傅均泽下班时发泄我的不满与怨憎。

其实我也不想的，可是.....我控制不住。

无数次，夜深人静时，我拽着他的手臂，疯了般咬他，直到唇齿间弥漫出血腥味才肯罢休。

我哭着拉扯他，嘴里是最伤人的话。

「傅均泽，我恨你！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子！」

其实，哪怕我知道，害我的人根本不是他。

其实他什么也没做，他只是没有第一时间选择保护我而已。

可我还是怨他。

不知多少个夜晚，我哭着，一次又一次地骂他，咬他，说我恨他。

每一次，他都不动声色地抱住我，任由我在他身上发泄。

然而，更多的时候，他都会抱着我哭，细碎的哭声回荡在房间里，最后，总是会把我也感染。

然后，空荡荡的房间里，我们俩相拥着痛哭。

我们彼此折磨，又彼此依赖。

其实我不止一次想过死这个字，可是，我还是有些舍不得。

舍不得我妈，她孤身一人将我养大，我知道，我是她全部的心血与希望。

也舍不得傅均泽，尽管爱与恨相纠葛，可我还是舍不得他。

每一天，我都活在混沌之中，反复无常。

有时会在一片黑暗的房间内一躺一整天，神色阴郁，有时会拽着傅均泽痛哭责骂，有时也会想方设法求死。

周而复始。

我觉着，我快要被自己折磨疯了。

真正让我崩溃的，是9月2号的那一天。

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刚巧也是我和傅均泽在一起一年的纪念日。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那天中午女护工做的饭菜有问题，临近傅均泽下班的时候，我开始闹肚子。

小腹中翻江倒海地疼，我紧揪着床单，高声喊着那名女护工，可她人在客厅，就慢悠悠地应了一声，却久久不见人影。

任凭我怎么喊，都无动于衷。

我快忍耐不住，自从车祸过后，对于排泄之事我似乎很难控制。

幸好，在我快要拉裤子时，傅均泽刚巧回家了。

一如往常一般，他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推门进来看我。

「沐沐」，他开了灯，手里还拎了一个小蛋糕的盒子，「一周年快乐，宝贝。」

是他当初曾排队给我买的那款小蛋糕。

「傅均泽.....」

我艰难出声，却根本没有精力去看蛋糕，我猜，我此刻脸色一定憋得通红。

「我要上厕所.....」

傅均泽一怔，连忙放下蛋糕，跑过来将我抱起，快步向卫生间走去。

然而.....

已经来不及了。

尽管我强忍着，此刻的身体情况却还是不如意，我就这样，还被傅均泽抱在怀里时，就没忍住，弄脏了裤子。

空气中弥漫了几分难闻的气味。

大结局

我愣了很久，再忍不住，忽然崩溃大哭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小时候调皮捣蛋些，除了上学时不爱学习，除了爱上了一个比我年纪大又不爱我的男人，我这一生没再做过什么错事。

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傅均泽眼眶通红，他紧紧抱着我，不停地在我耳边低声安慰着。

他抱着我去了卫生间，替我脱了衣裤，用温水替我清洗了一番。

我一直愣愣地看着他。

这个男人，他似乎已经不再年轻了。

明明在我出事前，他还是年轻的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可是，短短几个月，他似乎老了几十岁。

下巴上长期长着一层胡茬，眼眶泛黑，眼底总是带着红血丝，甚至一眼扫去，还能从他发丝间看见几根白发。

如今一脸憔悴的他，竟像是四五十岁的人。

他仔细地替我清洗着身子，嘴里轻声安慰着，努力地给我讲笑话，想要让我忘记刚刚的难堪。

可是他不知道，他衣角处甚至还染了几分秽物，看在我眼里，格外地刺眼。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骂他，也没有再揪着他衣角说爱说恨，也没有再痛哭。

我一反常态地，在床上抱了抱他。

傅均泽的身子僵硬地厉害，他颤抖着抱住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爱我。

可是，我早就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听见一句「我爱你」就能笑的眉眼弯弯的小姑娘了呀。

那一夜，是我车祸后唯一睡得踏实的一晚上。

第二天，傅均泽难得地请了一天假在家陪我。

最近家里公司两边跑，他忙得焦头烂额，而我清楚，他之所以这么拼命都是为了我。

我后续的治疗费用颇为高昂，即便是对于傅均泽来说，也有压力。

「沐沐。」清晨，傅均泽起床换了一身衣服，刮了胡子，然后拉开了房间内厚重的窗帘，「今天晚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宴会要去参加，你晚上在家里等等我，好吗？」

他走到床边，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宴会上我要和某个老总谈一笔生意，如果这单生意谈成了，公司基本就能回到正轨，我们就能安安心心治疗了，好不好？」

他轻声哄着我，小心翼翼地，一副哄小孩子的语气。

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他，「好啊。」

停顿了一下，我轻声问他，「傅均泽，你能带我去吗？」

傅均泽愣了一下，我原本以为，他会有些嫌弃或抗拒的，可是，并没有。

意料之外地，他的眸子瞬间亮了几分，握住了我的手，他惊喜问道，「你愿意去吗？好啊，下午我找化妆师来家里给你化妆，晚上宴会我带你一起去。」

说着，他低头看我，眸底亮盈盈地，「你愿意出门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好。」

接下来的一天，傅均泽都很开心。

因为，今天的我并没有再自怨自艾，也没有阴郁爆哭，我今天.....心情不错。

也会看着他笑，也会轻轻握着他的手。

下午，化妆师如约来到家里，我把傅均泽叫来床边，「傅均泽，我想吃临街的那家螺蛳粉了。」

他愣了愣，「现在吗？」

「嗯。」我点点头，「忽然想吃了。」

「好。」

他毫不犹豫地应下，然后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我现在就去买。」

话落，他叮嘱了我两句，转身就走。

就在他走到房门口时，我忽然开口，叫住了他：

「记得再买一份我最爱吃的小蛋糕，傅叔叔！」

傅均泽因着我忽然的称呼而愣了一下，回过神，他笑了笑，「放心吧。」

随后，他转身，匆匆出了门。

房门关上，直到确定他出了门，我才看向一旁的化妆师，她看起来应该不到三十岁，留着一头黑色长发，性子看起来颇为温顺。

「不好意思。」我低低出声，「我想上厕所，能麻烦你出去一下吗？」

她明显愣了一下，目光下意识地往床上瞟了一眼，「那.....需要我扶你去吗？」

「不用」，我轻轻笑了一下，「我有义肢，自己可以的。」

她点点头，「那您有需要随时叫我。」

她出了门，出于保护隐私，还帮我关上了房门。

我躺在床上笑了笑。

我有义肢不假，可是我根本不会用，因为抗拒，我从未练习过。

我早就已经自暴自弃了啊。

掀开枕头，我拿起了下面藏着的一把水果刀，这是前两天女护工在床边给我削苹果时随手留下的。

我藏了两天，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直到昨天那一幕出现，我想要活下去的心思，被彻底浇灭。

妈妈，对不起，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真的无法再忍受这样的自己。

我接受不了，才二十出头，就变成一个废人，了此余生。

我希望留在傅均泽印象中的沐沐，永远是那个爱闹爱笑，会挽着他手臂撒娇，会在床上撩拨勾引他，明媚的，有血有肉的沐

沐。

而不是那个连基本的自控能力都丧失，在他怀里因上厕所而弄脏了裤子的废人沈知沐。

管它过去谁对谁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我深吸一口气，紧紧握着刀柄，然后，缓慢而又平静地在手腕上重重割了下去。

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这一刀，我割得极为用力。

鲜血瞬间涌出。

奇怪的是，我竟都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我只是静静地看着面前蜿蜒的血色。

心里，没有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有的只是几分放松。

其实，我终究还是怪着傅均泽的吧，等到他回来发现我自杀后，他一定就会明白，临走时，我说的那句「傅叔叔」意味着什么。

我这一生，认识他二十年，一直没大没小的直呼他的名字。

生平唯一一次规规矩矩地叫他叔叔，却是诀别。

傅叔叔。

我没有留下遗书，只是在邮箱里留下一封给我妈妈的信，而对于傅均泽，我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最后的那一句傅叔叔，算是我留给他的遗言。

他之后会明白的，我这一生唯一一次叫他叔叔，是在委婉地告诉他，我后悔了。

我后悔当初年少轻狂，把爱情当作我全部的光亮，孤注一掷地爱上他。

我后悔，明知他心有所属，仍旧飞蛾扑火，跟在他身边，甚至怀上他的孩子。

傅叔叔，如果还有来生，如果还能相遇，如果你还是年长我十五岁。

那么，下辈子就只是叔叔吧。

做恋人太累了。

我能够感受到，身体里的血液似乎快要流干，眼前也渐渐模糊。

在我彻底失去意识前，隐约听见了那个化妆师的尖叫声，紧接着，是一片嘈杂，其间似乎还夹杂着傅均泽颤抖的声音。

他哽咽着，哭着说他错了，哭着求我回来。

意识渐渐消散。

回不来了。

傅叔叔。

番外：傅均泽篇

沐沐，去世了。

我并没有去给她买爱吃的螺蛳粉和小蛋糕，因为去的路上，我越想越心慌，总觉着哪里有些不对劲。

究竟是哪呢？

似乎.....是她叫的那句傅叔叔。

她这一生向来不守规矩的，从小到大都是直呼我的名字，尤其是长大后。

可是，就是这样「没规矩」了二十多年的人，为什么会忽然心血来潮的叫我一声叔叔？

明明，我们的身份是她最忌讳的事情。

我越想越觉着不对劲，便匆忙赶了回去。

可是，已经晚了。

当我看见化妆师站在楼梯口时，心里便猛地沉了下去。

化妆师见到我，连忙解释说是沐沐说要上厕所，让她出来等一下。

沐沐哪里能下床走动呢！

我被她那句话说的心惊肉跳，瞬间明白一切不过是沐沐的托词，连忙飞奔上楼。

可是.....

一进门，血腥味便萦绕鼻端。

那个曾经爱笑爱闹，看向我时永远眼睛亮晶晶的小姑娘，此刻却躺在一片鲜血之中，彻底凋零。

我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想要将她抱起，可是，她那么瘦，那么小，那么苍白而又脆弱。

似乎一碰就会碎掉。

我碰都不敢去碰。

鲜血刺眼无比，我颤抖着掏出手机，想要拨打电话求救，可是手却颤抖的厉害，手机掉落在地，发出一声闷响。

化妆师也跟了过来，一脸惊恐地说，「傅先生，我已经叫救护车吧，但是我看着好像.....你.....你还是先探一下呼吸吧。」

我伸手，手却难以自持地颤抖着。

指尖探到她鼻前.....

毫无生机。

我的沐沐，以一个悲惨的结局，离开了这个她热爱的人世。

如果时光能够回溯，我一定会选择回到当初出车祸那天，我一定会在车辆冲过来的那一刻将她护住。

可是，这世上有后果，有结果，偏偏就没有如果。

时光无法倒流，沐沐，也终究回不来了。

说句实话，有一段时间，我曾把沐沐当作是我的负担。

面对这个忽然间从熟悉的小姑娘变成我女友的人，我总是会觉得有些恍惚，无法适应。

甚至，我也曾为那一夜的情不自禁和酒后失措而自责，也曾因为要用一生负责而烦闷。

其实，我总是在自己骗自己，我告诉自己，我和沐沐在一起只是为了负责任，我是不爱她的。

可是，直到最后，抛开一切成见，我才发现.....

哪有什么酒后乱性。

都是骗人的，即便喝了再多的酒，那天夜里能够突破最后一道防线，都不是因为酒，而是因为心。

一刹那的心动，一夜的沦陷，我以负责任为由头，故作勉强地和她在一起，一边享受着年轻又美好的身体，一边又总是在午夜梦回时暗暗惦记着另一个人。

直到沐沐离世，我才发现，我傅均泽，是我生平所见最烂的男人。

没有之一。

我也明白了，为什么那天沐沐把我支走时，会忽然叫我一句傅叔叔。

她这一生认识我多年，哪怕是幼时都顽劣地对我直呼其名，生平唯一一次规规矩矩地叫我傅叔叔，却是诀别。

我知道，那是她在以她的方式，在向我告别。

她以自己的方式，委婉而又决绝地告诉我，她要离开我了，彻彻底底的那种离开，而且——

即便有下辈子，也不准备再和我有瓜葛。

即便再遇见，也只是叔叔。

每每想起她那句「傅叔叔」，我便心痛难耐。

我这一生，勉强算是事业有成，可是，直到 36 岁这年，我得而又失，彻底失去了身边那个一看见我就眉眼明亮的女孩，才明白：

这一生，我竟活得如此失败。

活了半辈子，年近不惑，我竟连自己的心都摸不清，也或许是早已在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中摸清了，只是，故作不懂罢了。

清明时节。

我站在墓碑前，静静地看着墓碑上那张黑白照片。

沐沐穿了件白色裙子，笑意盈盈，眉梢眼角蕴了星光，格外明亮。

我抬手，替她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轻声道，「沐沐，我来看你了。」

可是，她似乎是并不想见我。

因为话音刚落，一阵风起，偏巧吹起了不远处有人烧纸时尚未烧尽的纸灰，不偏不巧地，刚好落在了我手背。

一阵灼痛感传来，我下意识地缩了缩手，心却瞬间坠到了谷底。

沐沐，终究是怪我的。

自从车祸发生后，她不曾说过半句责怪的话，可是，我们心知肚明，车祸那一瞬间的画面，成了她永远的心结。

也成了我的。

替她擦了墓碑，又和她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直到夕阳西下，我才缓缓起身。

「沐沐，我要走了。」

自然是没有人回应我的。

可是，从黑色墓碑上，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倒影。

形容憔悴，神色疲惫。

甚至，头上还长出了几根白发。

自从沐沐去世后，再也没有人趴在我肩上，调皮地替我拽掉偶尔长出一根的白发。

我起身离开，可是，眼前却似乎渐渐浮现起了当初的画面——

那个女孩子趴在我肩上，一只手圈着我脖颈，另一只手则在我头发上来回拨弄着，偶尔发现一根白发，便会一阵大呼小叫：

「傅均泽，你是不是少白头啊！」

彼时，我多半都是坐在床上看文件的，闻言也都是无奈一笑，「我都 35 了，算不上少白头。」

她会箍着我的脖子来回晃悠，并凑过来蹭我的脸，小猫咪一般：「才没有！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少年！」

说着，她还仿佛立下誓言一般，扳过我的脸，认认真真地重复了一遍：「永永远远都是。」

也许，那时候的她还远远想象不到，日后，她会以一句「傅叔叔」，作为我们的诀别。

那天夜里。

我躺在床上，房间里空荡荡的，漆黑一片。

自从沐沐走后，我辞退了平日里的小时工，拒绝任何人的见面。

我也喜欢上了窝在房间里，拉上厚重的窗帘，喜欢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一躺一整天。

床仍旧是当初的那张床，我没舍得换掉。

是不是有些变态？

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自己离她更近一些。

也正因如此，我才愈发地难过。

设身处地后，我才明白，她当初究竟是怎样日日夜夜的煎熬。

她明明是那么怕疼怕死的小姑娘，究竟要怎样的煎熬，才会让她选择毫不犹豫地重重割下那一刀？

我不敢想。

一想，心就撕裂般地疼。

卧室门敞开着，我静静躺在床上，头愈发地沉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

是煤气味。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脑中胡思乱想着。

一定是我忘记关煤气了，沐沐去世后，我的记性总是很差。

哦，不对。

煤气，是我打开的。

我就没打算再活下去。

这一生也算是见过权势钱财，可是，唯独感情一字未盪透，满盘皆输。

一颗心，在日复一日的思念中，渐渐被那个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小姑娘占据，又在日日夜夜的后悔与愧疚中，被反复煎熬。

沐沐走后，我再没睡过一次整觉。

我想去见见她，想握着她的手告诉她，我似乎并不想当她的叔叔。

虽然，这样说也许已经太晚了。

沈知沐篇

如果，人生真的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你，会如何选择？

还会重蹈覆辙吗？

我自杀了，死于割腕。

可是，不知过了多久，我又醒了过来，一睁眼，却回到了一年前。

我好端端地躺在床上，墙上万年历的时间写得清清楚楚。

我愣了很久，很久，然后，颤抖着扯开被子，被子下，我的两条腿完好无损。

那一瞬间，莫名地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双手紧紧捂着脸，失声痛哭。

房门倏地打开，我妈跑了过来，「怎么了，沐沐？」

她系着花围裙，一脸紧张，跑过来时，带来了空气中淡淡的鸡汤香味。

我抬头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摇了摇头，「没事，做噩梦了。」

是的，做噩梦了。

做了一场，很长，很痛苦的噩梦。

我妈拍拍我的肩，哭笑不得，「多大人了，还因为噩梦哭鼻子。」

在我鼻尖上刮了一下，她解开围裙，「我刚才接到电话，临时要去加班，今晚不回来了。」

说着，她看了一眼时钟，「鸡汤在锅里，一会记得喝。」

「好。」

我乖乖应声，目送着她离开。

然而，不等我享受这「复活」的美好，房门忽然敲响了。

我走去开门。

门开，门外站着的人，却是傅均泽。

再看见那张脸，我瞬间怔住。

两世为人，我还未做好与他见面的心理准备，他便这么忽然出现在了面前。

我还是瞬间身子僵硬，呼吸困难。

没有任何来由地，眼睛瞬间就红了。

再想起刚刚万年历上的日期，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重生在当初与傅均泽发生关系的那晚。

也是一切都尚未发生的那一天。

一年前的傅均泽，酷爱穿白色衣服，黑色短发刚及额角，岁月在他脸上没有落下什么痕迹，三十几岁的人，仍极具少年感。

似乎.....印象中很久没有看见这样的他了。

上一世，他最后留给我的印象，都是胡子拉碴，眼睑乌黑，形容憔悴。

我愣了很久，然后，终究还是后退一小步，轻笑着叫了一声：「傅叔叔。」

一句「傅叔叔」，既是我们的诀别，也是我们的相遇。

不知道为什么，我叫了一声傅叔叔，傅均泽的身子便瞬间僵住。

他怔怔地看着我，神色明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那双眼，似乎就在那一刻瞬间黯淡了下去。

我隐约猜到了什么。

如果说.....重生的，不只我一个呢？

不知道是不是死过一次的缘故，我似乎比上辈子心肠硬了许多。

我静静地看着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眼底的光熄灭，眼睁睁地看着他隐忍着情绪，眼睁睁地看着他将眼眶憋得通红。

最后，我还是轻轻开口，只是声音有些沙哑。

「傅叔叔，有事吗？」

时间，似乎真的回到了一年前。

他静静地看着我，良久，才哑着嗓子道，「没事，和家里吵了一架，想来找你妈喝酒。」

和前世一般无二的对话。

我点点头，「我妈临时加班，今晚要上夜班，不回来了。」

傅均泽自始至终都静静地看着我，他十分缓慢地说出了上辈子的那句对话：

「那就算了，你自己在家里……注意安全。」

说着，他深吸一口气，念出了上辈子的「台词」，「那……我先走了。」

一切都似乎回到了当初。

唯一不同的是……

上一世，我主动开口，说自己是厂里的酒神，要陪他一醉方休。

而现在，我静静地看着他，说是心硬，却还是一点点地红了眼眶。

我点点头，「好，傅叔叔再见。」

我清楚地看见，在我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他眼底的光，彻底灭了。

「再见。」

他转身，缓缓离开。

房门轻轻阖上，明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可是落在我耳中，却仿佛响如震天。

我知道，他也知道，这才是我们两个彻底的诀别。

以后再见，他也只是傅叔叔。

奇怪吗？

前一世，我不顾世俗也要和他在一起，他不爱我也要和他在一起，抛弃一切也要留在他身边，哪怕，他甚至都不爱我。

可是现在，他似乎真真切切地爱上我了，重活一世，全新的开始，我们似乎能够抛开一切在一起了。

似乎是童话里历经波折后的完美结局。

可是，我却放弃了。

是矫情吗？也许吧，又也许并不是，只是，从当初那场车祸，他抛下我和腹中孩子，舍身扑过去救我妈时，我就彻底明白，

他究竟爱不爱我，不重要了。

以后会不会爱我，也不重要了。

犹记当初陈叔叔和我说，我妈说，我和她是一类人。

别人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可我俩是把南墙撞穿了撞透了也绝不回头的那种人。

没错，我和我妈都是如此。

可是.....

前一世，南墙我撞了，没撞穿，也没撞透，而是一头撞死在了南墙上。

一朝重生，我还会再去自杀吗？

不会了。

重蹈覆辙这个词，从来都不是什么幸福的代名词。

所以，日后再见面，就称呼傅叔叔吧。